



愛

奢辣爾第著
王了一譯

AIMER

By
PAUL GÉRALDY

Translated by
WANG LIAO I

世界文學名著

愛



3 0543 9033 5

著者小傳與本劇略評

奢辣爾第 (Paul Geraldty) 的小傳譯者在譯成銀婚時已有敘述，茲不贅及。

奢辣爾第已著銀婚之後，復寫成這一部愛 (Alma)，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第一次在法蘭西戲院開演，比銀婚更有聲譽。直到現在，幾乎每週開演一次。

上次說過奢辣爾第專從事於刻畫愛情。銀婚裏是親與子之間的愛；愛裏是夫婦的愛。愛這戲劇很簡單，同時也很曲折。簡單處是佈景隨便，演員只有三人；曲折處是劇中人的情緒屢起波瀾，有千變萬化之妙。

至於著者的藝術，譯者未敢深談，謹留以待真能鑑賞者。

十九年八月十七日譯者

876.55
354-9

第一幕

登場人物

愛蓮——亨利之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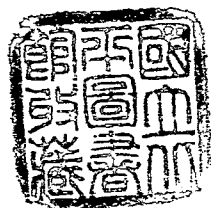
亨利

夏南傑

第一幕

佈景：——一間客廳。門開着，外面是法國式的花園。

第一齣



亨利（其後） 愛蓮。

（廳內無人。亨利自花園入，手拿着些書信。）

亨利（向鄰室） 愛蓮，你在這裏嗎？（他在闕上止步。觀眾不見愛蓮，也聽不見她的聲音，半晌）我恰把這個送來給你。（他上前，把手裏的書信的一部份給那觀眾所看不見的愛蓮。仍舊回到門闕上）不，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一面下來，一面拆開那些書信。揚聲）呀！有的！媽媽的一封信！

愛蓮（觀眾仍舊看不見她，但此刻她已揚聲） 你母親的她近來好嗎？（亨利只管看信，不答。於是她出現於門邊）她好嗎？（走近亨利）我可以看不？

亨利 當然啦，呆子！

愛蓮 站正些，（倚着他，與他同時看信）

亨利 她預備在下月裏到我們家裏來住幾天……

愛蓮 你讓我看下去罷！（半晌，二人同看。他想要翻過一頁）等一等。（半晌）翻過去罷！

(他翻過一頁，又同看。同時微笑，笑的態度同，所笑的地方亦同。末了，她離了亨利的肩。二人相視，有快樂而感動的樣子。) 她這人真好……

亨利 你呢，你的信裏說什麼？

愛蓮 沒有什麼。馬爾德心悶。怪這這一季的空氣沒有力量。

亨利 你的姊姊老是沒有消息嗎？

愛蓮 你曉得，霞痕從來不寫信的。

亨利 你可以請她到我們家裏來住幾天，與媽媽同時。

愛蓮 站正些！

亨利 (站正) 你令我不舒服，愛蓮！……說呀！你願意請你的姊姊來嗎？

愛蓮 唉！我嗎，我願意得很。

亨利 總之，你願意不願意？

愛蓮 隨你的便！

亨利 天！我真可惡！這種答覆！你沒有意見嗎？

愛蓮 說良心話，我沒有意見！你自己決定罷。我預先贊成你。

亨利 我實在情願你勉強給我一個主意！天天依我的主意做事，討厭得很。真的！我喜歡不

喜歡，沒有什麼關係！我寧願博得你的歡心！

愛蓮 好，那麼，我們就請她罷。

亨利 愛蓮，你曉得你有的是什麼態度嗎？我看你很有不如意的樣子。

愛蓮 你真呆。（吻他）

亨利 呀！夏南傑打了一個電話來。今天晚飯以前，他上樓來看你。

愛蓮 我嗎？他要見的是我嗎？

亨利 他特別說明了的。他想在這幾天內，請我們吃一頓飯……我告訴了他，說下午將近

吃飯的時候你在家。

愛蓮 爲什麼你這樣同他說了呢？我絕對沒有見夏南傑的必要！前天他已經來過了！

亨利 請你原諒我。我以為你喜歡他來拜訪你。直到現在你總還喜歡他吧？

愛蓮 是的。但是我不願意每禮拜見他三次。我不喜歡勉強拜訪的人們。

亨利 我常常怕你納悶。這一次來了一個機會，你可以得一個鐘頭的消遣。於是我擠住了這機會。料不到你卻不高興……然而每逢你獨自一人過了一個下午之後，晚上你的脾氣就不好了……真的，我曾經注意到……你的鄰居怎樣了？左蒂夫人呢？唐珊夫人呢？

愛蓮 她們令我不舒服。婦人就都令我不舒服。

亨利 我承認，有趣的婦人是很少的。但是，至於談到衣服的問題……

愛蓮 真的，我卻醉心於此道！

亨利 不。我不能以此責備你。

愛蓮 唉！非但你不責備我，我自己也不厭這個。我並不敢說我能離開這些問題。在生活裏，自有這些問題的位置。但是，同婦人們談衣服，只能令人心作嘔。至於同一個男人談

起，同你談起的時候，卻能令我開心。

亨利 你卻說我沒有一點兒鑑賞的能力。

愛蓮 然而我到底留心於你所指摘的話……你聽我說。你有的是鑑賞的能力，只要你許久纔能夠鑑賞。每逢我做一套新衣服，你毫不覺得好。後來呢，你卻不許我丟了牠。你好像不懂音樂的人們，只曉得愛舊調，不曉得愛新腔。

亨利 真的，在我不懂得的時候，我實在覺得不舒服。翻一句話說，我愛上了的東西，卻不容易厭倦，你承認我這話罷。（吻她，）

愛蓮 就說我自己，你也費了許久的時間纔了解我。我們新結婚的幾年，吵鬧的次數真不少！

亨利 那時節，你想要離婚。

愛蓮 你也一樣。

亨利 那時節，你可憎到什麼地步！老是不聽說話！

愛蓮 我保護我的嗜好與我的個性。那時，你太專制了。

亨利 因為我愛你，所以不許你與我兩樣。

愛蓮 何等厲害的吵鬧！你記得嗎？何等激烈的風雨！然而我們到底是愛情的結合啊。

亨利 正因這個，所以我們相互的要求更大。我們要求一切。

愛蓮 有一天，你激烈到那地步，我以為你就要下手打我。

亨利 只因爲我受過好教育，否則……

愛蓮 否則你已經打了我了，是不是？

亨利 說哩！怕不像打石灰一般！

愛蓮（動氣，）哦……（半晌，）你回想當年，並不懊悔嗎？

亨利 說良心話，我不懊悔。

愛蓮 真的，那時候，算是愁慘的階段。家裏幾乎是空的。花園只是荒蕪零落的一塊地皮……

亨利 那時節，你憎惡這地方，覺得彷徨歧路。

愛蓮 現在我卻不願意住別的地方了……真的，現在好多了……但是，當年我美些。

亨利 你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美。

愛蓮 你所說的不是你所想的。

亨利 真的。你的美貌發達了。更廣大，更完全……而且更清醒。

愛蓮（聽了最後一句，詫異，） 清醒……喂，這是一句責備的話了？

亨利 沒有的事。這是很自然的。

愛蓮 唉！我不久就到三十歲了！說來令人寒心。

亨利 三十歲嗎？恰恰相反，這正是婦人的妙齡。這是最完滿，最準確，最高度的時期。

愛蓮 是少年的末期。

亨利 呃！是的，少年的末期……自私的，艱難的提心弔膽的少年期已經過了……現在是

夏天，平靜而富裕的夏天……正是心情旺盛的時節……過去的讓他過去，切莫悲愁。最能令人傷心的，乃是虛度了的日子。至於快樂的日子，絕對不算是虛度……譬如最

近的幾年，我覺得過去的日子並不會過去，常常存在，誰也搶不了去……將來儘可以有比較壞些的日子；然而過去的好日子終不因此而有所傷損……你聽我說，一個人真的很富裕之後，窮了也不妨。

愛蓮 你覺得你很富裕嗎？

亨利 我嗎？是的，很富裕。

愛蓮 你幸福嗎？

亨利 幸福到了完滿的地步。你呢？……呃，你不回答嗎？……你不幸福嗎？

愛蓮 哪裏話！

亨利 你缺少了什麼嗎？

愛蓮 唉！什麼也不缺少！我所希望的都有了，甚至於不會希望的也有了。我有你……當我

把我與別的女人比較的時候，我覺得她們都可憐。

亨利 愛蓮，如果你不幸福，我也跟着不幸福了。我是少不了你的幸福的。

愛蓮 我豈有不幸福的道理！

亨利 你所埋怨的是不是我？

愛蓮 我已經說我幸福了！

亨利 你不像從前一般地愛我了嗎？

愛蓮 唉！我現在愛你，當然不像從前一樣愛法。然而愛情並不減少。

亨利 請你說明其所以不同的地方。

愛蓮 從前我怕你。我在你跟前，覺得自己像一個小女孩。

亨利 我真料不到這個！

愛蓮 那時節，我反抗你，我不聽你的話。但是我心裏曉得你有道理。我嘴裏硬，心裏萬分愛你。

亨利 至於現在呢？

愛蓮 現在，我仍舊贊成你的話，而且不反抗你了。然而我也不怕你了。我了解你了。再者，我

自己的思想也發達……我繼續地相信你比我高，但是我卻不覺得像從前一樣低。我覺得我……我說出來你會笑我的。

亨利
說呀。

愛蓮
我覺得我差不多與你相等。

亨利
什麼！你不崇拜我了？

愛蓮（多情地向他微笑）
是的。

亨利
說哩！你天天與我見面！現在你認識我的不偉大的地方與我的怪脾氣了……而且，爲什麼你要崇拜我呢？我並不比你高。有許多事情，是你比我更懂得……我以爲我們是互相補足的。

愛蓮
我不是聰明的人？

亨利
我所認識的女人裏頭，算你最聰明了。

愛蓮
你這話沒有什麼意思。我所想要曉得的是：我是不是聰明的人？

亨利 你不很努力求學，讀書不很多。這很可惜……

愛蓮 我曉得。但是，說呀！

亨利 呃，是的，你……是的，你是很聰明的人。

愛蓮（愉樂地，） 真的嗎？

亨利 真的。

愛蓮 我愛你，呃，我愛你！……（沈思一會子，） 真的，當年不像現在好……當年很令人發

愁……不能相愛。

亨利（頗帶愁容，） 但是……我在細想剛纔你說的話……到底你沒有覺得我……我

退步了吧？

愛蓮 你不瘋了？

亨利 請你告訴我：自從你不崇拜我了之後，你愛我是怎樣愛法？

愛蓮 呃，我說了罷。現在我少不了你。我少了你便不覺得有生命。我每逢有一句話，非告訴

你不可。如果我爲一件事而感動，而你不在場，不與我同時感動，我就覺得這一次的感動是不完全的，不確定的。加上了你，我的一切的感覺都變爲準確了，決定了。我需要你在我跟前審定我的心情……（他很鍾情地，吻她的髮）你是我的偉大的朋友（註一）

亨利（像忽然驚醒的樣子，） 你的朋友？

愛蓮 是的。你怎麼樣了？

亨利 我不喜歡這字眼……真的嗎？我只是你的朋友嗎？

愛蓮 當然啦！智識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總之，是朋友，是我的朋友。你有什麼不舒服的？

亨利（擁抱她，） 我只是朋友，沒有別的了？

愛蓮 唉！那時代已經完了！現在我們太相了解了！

亨利（面色變，） 呀！

（註一）法文裏所謂朋友（*ami*）有是候與「愛人」的意義差不多。

愛蓮 呆子！我同你開玩笑罷了！

亨利（沈思，正色地）也許我太沒有情趣了……也許你覺得我們的生活太單調了，太平衡了。我們看見很少朋友，天天只是那麼幾個……

愛蓮 你以為我愛繁華嗎？

亨利 我常常主張止步，自己劃定一個疆界；我們所認識的，其實不認識得澈底；我們所愛的，其實可以愛上加愛……但是……

愛蓮 我了解你的意思。你分明曉得我的意思也是一樣的。

亨利 你相信嗎？每一天的事情，我不曉得爭執了多久，你纔服我，也許有時候你給我纏得不耐煩，結果自以為服我……剛纔你同我說起你的三十歲，好像覺得你的生活還有幾分空泛似的。

愛蓮 我說的是笑話。

亨利 有許多人的意見與我不相同。你試看我們左右的人們，他們的心多麼不知足，心

心念：只想要重尋新生命！多少通姦！多少離婚！

愛蓮 你想起那可憐的安段娜德嗎？她呢，她有她的理由。她的丈夫不算愛她。

亨利 她也不算愛她的丈夫。

愛蓮 從前她愛過他的。

亨利 他呢，當她是少女的時候，他愛她愛到萬分……實際上乃是他們二人都不會曉得

保養他們的熱烈的愛情，使牠在生活裏不生衝突。婚姻乃是一樁難事！完全是一種藝術……預先愛上了的時候，容易得很！那時候，互相不了解。難關在乎互相了解後的愛情。互相了解之後，假面具沒有了，騙局也沒有了！一個人要求他人的愛情，先要自己當得起……安段娜德以爲愛情與幸福是很遠的，不曉得在什麼地方……要拚命地跑，纔趕得上……你試看一般旅行的人，他們認識了全世界的名勝，終於喜歡他們的故鄉。

愛蓮 爲什麼你對我再三說起這個呢？我的意見始終是如此的啊。

愛

亨利 我爲不知足的靈魂說法。

愛蓮 幾點鐘了？

亨利 請你正眼望我一下子……你疲倦了嗎？

愛蓮 爲什麼而疲倦？

亨利 爲我們的生活而疲倦。

愛蓮（多情地，）吓！（二人擁抱。一會子之後，）你叫夏南傑來，是什麼意思啊！

亨利 好了，不要說罷！

愛蓮 我覺得這先生太愛歪纏了！

亨利 先是我們常常授意給他。

愛蓮 太多了。你是沒有限量的。當你喜歡一個人的時候，你再也少不了他。

亨利 這樣有價值的人是不多見的啊？

愛蓮 他真的有這許多價值嗎？

亨利 他做事欠深思，普通的做事的人，大半是這樣的。但是他的果敢善斷，卻可驚人。這是一個領袖的人才，是毫無疑義的。

愛蓮 但是看他似乎太曉得這道理了。太自負的人往往有不成功的危險。

亨利 唉！忽然間，你對於夏南傑就這麼嚴厲起來！

愛蓮 他喜歡說斬釘截鐵的話，而且他評判人物總用一種十分肯定的態度，結果使我討厭他……你對他太謙虛了。幾天前，我聽你們辯論。他似乎壓服了你。其實我深信是你有理。

亨利 他的論據不是沒有價值的。

愛蓮 這個我不管！我不願意你有投降他的樣子！

亨利 我並沒有投降他。

愛蓮 我要你永远是最強的！

亨利 你真驕傲！

愛

愛蓮 是的。我驕傲得很……今天晚上我很想要叫頭痛。

亨利 你不能如此做的！如果你希望的話，將來我對於夏南傑可以少獻殷勤。但是，今天，既

然我說過叫他上樓來……

愛蓮 但是，假使我頭痛呢？

亨利 不要孩子氣。這與你不適宜的。

愛蓮 假使我有不能接見他的理由呢？

亨利 假使你有一個理由，你就告訴我罷。

愛蓮 我有一個理由。

亨利 說出來看。

愛蓮 夏南傑打我的主意。

亨利 我很曉得。

愛蓮（非常詫異，） 怎麼！你注意到了嗎？

亨利 當然，我注意到了。

愛蓮 不！真的？但是……你於何處見得？

亨利 你呢？

愛蓮 唉！這真非凡！……這是什麼時候起頭的？

亨利 是一個月以前，當他到這裏來，第一次在我們家裏吃晚飯的時候。

愛蓮 那一天晚上，有很少很少的痕跡。

亨利 是的，只客氣過份了些，笑了幾笑……

愛蓮 你看見了這個嗎？

亨利 像我現在看見你一樣。第二個禮拜，在唐琪家，稍為有些不同，殷勤的情意顯明些……

愛蓮（覺得有趣，引起無味。）但是，你怎樣看得出來呢？

亨利 末了，像前天，在這裏，耍弄一吓子態度，向你說話的聲氣特別些，而且會說話些，尤其

是說「再會」的那種神情。

愛蓮（低頭，） 那麼，你怎樣着想？

亨利 你呢？

愛蓮 我嗎……我不能阻止這個。

亨利（十分和婉地，） 假使你肯阻止的話，你早已能夠阻止了。

愛蓮 我自問爲什麼他這樣做！

亨利 你很美……真的，愛蓮，你美得很。你分明曉得！然而直到現在，膽子最大的男人們在

你跟前都十分知道自重。

愛蓮 也許他們不喜歡我。

亨利 他們是喜歡你的。但是，直到現在，人家看見你的態度很貞潔，明白了十分，所以人

人知道打你的主意是不合理的，而且是無用的。

愛蓮 那麼，現在我不貞潔了嗎？不明白了嗎？

亨利 你還貞潔，還明白，只不像從前那般強……你對於夏南傑，有幾分風流。

愛蓮 這個你也注意到嗎？……呃，是的，我曾經有幾分風流，不錯。讓我解釋給你聽。你常常

說我長得美，然而在客廳裏，凡是恭維的話都給別的女人佔了去。所以我要試一試看。

亨利 男人們的恭維話，表面上說得好，其實暗藏着一種侮辱女人的用意。那怕最大膽的

男人們，他們只能對於他們所猜爲可犯的婦人們下攻擊罷了。

愛蓮 不要說罷！男人們不見得常常有這種口是心非的習慣！

亨利 真的，愛蓮！

愛蓮 總之，只有夏南傑一人能夠使我覺得……——唉！小心謹慎地來，不愧是一個有修

養的人……——使我覺得他注意到我，他喜歡與我談話。起先我以爲我誤會了。你同

我說過他是一個高尚的人。我心裏想：爲什麼這樣的一個男子竟關心於我？

亨利 你多麼謙虛啊！

愛蓮 唉！你不相信我嗎？

亨利 哪裏話！我相信你。

愛蓮 當時，我看見他是一個非常客氣的人，而且，我的眼睛時時刻刻遇着他的眼睛。他總
託故走到我的身旁坐下……但是我還不相信是真的……於是我……我想要試一
試看，你懂嗎？

亨利 你真是孩子氣！你聽我說，像你這樣一個強硬的，有志的婦人，你的聰明令我時時歎
賞，而你竟是這樣孩子氣，真是我從來所未見！

愛蓮（多情地） 你不生氣吧？

亨利 我不生氣，但是你該曉得，拿這種事情開玩笑，是很危險的。只稍稍不留心，就可以很
快地造成不可原諒的境地！既然你可惜我叫夏南傑來，可見你自己也覺得你一時的
糊塗已經造成重大而惱人的空氣……你不覺得嗎？一個男子得與你親近，發生了希
望，相信事情是可能的……這是多麼令人丟臉的事啊！

愛蓮 唉！

亨利 而且他不即刻碰釘子！這事丟了你的臉，丟了我的臉……真令人發怒。

愛蓮 這顯然是我的不是。我沒有考慮。但是我也不懂你的用意。既然你覺得這一切，爲什麼你一聲不響呢？

亨利 我等你先對我說！

愛蓮 既然你看破了夏南傑的態度，爲什麼你能夠繼續地接見他？而且還邀他來呢？

亨利 因爲我不承認夏南傑是危險物！我不肯使他猜說我怕他，說我以爲你遇着了稍爲有手段的男子就由他擺佈！

愛蓮 我呢，假使我處在你的地位，我早已想出一個法子，使他懂得……

亨利 這法子只是你個人所應該有的。

愛蓮 你是我的丈夫。

亨利 那麼，怎樣？

愛蓮 總之，維護妻子，乃是你的責任！

亨利 你還不夠大，不能自己維護嗎？……好了罷！（舉起雙肩，）再者，我了解你。我敢斷定，

假使我干涉你，你一定憑着你的自負心反抗我。那麼，卻是他有理了。像你這樣一個婦人，是不受看管的！（越說越興奮，）干涉！我對於你，能像獄卒般看守犯人，像地主般看守田產，使你服從我嗎？我有這種權利嗎？你容許我對於「丈夫」二字加上這些原始的，野蠻的意義嗎？不，愛蓮！在愛情上頭，沒有權利，沒有條約，沒有合同有的只是愛！假使我監視你，防禦別人，適足以使你喜歡別人而不喜歡我……你在這上頭，有一種與我不同的見解，我很驚奇。

愛蓮（有幾分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好一個信仰的表示！但是，你這話要歸結到哪裏去呢？

亨利 維護你嗎？我的愛！假使我以為我有維護你的必要，假使我不像平日那般相信我是你的一切，那麼，我再也不能與你生活下去了！

愛蓮 假使是如此的，我們就離婚了嗎？

亨利 還有什麼好說的！

愛蓮 你說的是老實話嗎？

亨利 老實之至，愛蓮。我們的孩子已經失去了。維繫我們的只有我們的自身。假使你不愛我了，我們還有什麼理由繼續地過共同的生活？

愛蓮 不，但是，真的……請你望着我……你能夠想到這地步嗎？

亨利 世上一切的幸福都是可以消滅的！

愛蓮 請你住口罷！再說下去，你怕不要說我已經犯了罪！你放心！這一段可笑的歷史已經完了！完了！今天晚上我就要給夏南傑碰釘子。我不願意因這位先生之故，以至我們吵起嘴來！這先生並不能引起我的興味！從此之後，我要請他停留在他家裏不要來。

亨利 不！不！這一次你又說得太過了。你沒有關門不許他來的必要。你沒有理由，因為他並沒有什麼不是。他做的是男人的常事。他覺得你有趣，這事我並不覺得希奇。他本不該這樣露出意思，而他竟露出了，這是你的錯處，卻不是他的錯處……你只消改變你的

態度對他，如此而已！……我想你該注意到：你粗蠻地干涉他，將來有許多不便。我們與他的關係豈不斷絕了？他在這地方住下，現在他是我們的隣居，還住許多年月……

愛蓮 依你說，我們的一生都有他牽連着了？

亨利 這似乎是很可能的。

愛蓮 好生活！……假使我再也不願意見他了，我還不能夠不見他嗎？

亨利 你爲什麼再也不願意見他呢？將來你改變了你的態度對他之後，我們的交情便變

了適當的交情，換句話說，是可喜的交情。

愛蓮 如果他一方面，他不改變態度呢？

亨利 你會使他改變的。我不放心這個。

愛蓮 你以爲容易到這地步嗎？

亨利 一個婦人，只笑一笑，便可以使一個男人碰釘子，使他的舉動成爲可笑的舉動。

愛蓮 這要看情形。

亨利 對了，這要看女的方面！

愛蓮 總之，假使他到底愛我呢？

亨利（有三分動氣，）「假使他愛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他了解你嗎？他知道你什麼？他曉得你長得美？你把你的美貌親近他，乃是最可喜的事情！（愛蓮聳肩，）只要你一方面對他表示像你這樣一個婦人另有其他高尚的意義……在他那一類人與我們這一類人之間，老早就有一種誤解。獨身的人們絕對猜不中婚姻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對於正式的配偶，有一種……文學上的見解……你可以喚醒他。你可以對他表示你是什麼人，我們是什麼關係。他不是呆子，他會懂得的。

愛蓮（半晌之後，）你以為假使起初我對他就很冷淡，他不會像現在這樣殷勤嗎？

亨利 我完全不曉得。而且這與我完全沒有關係。過去的讓牠過去。懊悔徒然花費了時間。

愛蓮 你怪我嗎，吔？

亨利 哪裏……哪裏……

愛蓮（倚懷，）喂，我不是一個不正氣的婦人吧？

亨利 不是的，呆子！

愛蓮 請你望着我。

亨利 好。

愛蓮 你的心裏以爲我怎麼樣？

亨利（雙手捧她的頭，注視良久，多情地說，）我愛你。

愛蓮 是的，但是……你以爲我怎麼樣？

亨利 我已經答覆你了！「我愛你，」這一句話在我的意思是說：我讚美你，我爲你而自負，我對於你有絕對的信心。

愛蓮（愉樂地，）真的嗎？

亨利 還說呢！

愛蓮 我萬分愛你，呢！……我同你說了，恰像卸了一個重擔子！真的，當初我受了一種壓力。

此刻完了。我覺得輕鬆多了……（她坐在他的膝上，）當時是我糊塗。我不曉得爲什麼我那麼做了。（他向她微笑，）你不曉得，在我眼裏，別人都不算數！好，你儘可以放心！我愛你，超越一切……呢！

亨利 這沒有什麼好哭的……

愛蓮（掉轉頭，拭淚，）我不哭！……（笑，）你以爲我這樣呆嗎！？

亨利（向花園望去，）當心……揩乾你的眼睛……我讓你們二人在一起，不是嗎？

愛蓮 不！我請求你陪我在一塊兒！

亨利 他並不是來看我的。

愛蓮 尤其是因爲這個。

亨利 如果我不在這裏，你的態度更有意義些。（他走向臺子，作勢歡迎來賓，）日安，親愛的。

第二齣

愛蓮，亨利，夏南傑，

夏南傑（入） 日安，夫人！

愛蓮（冷冷地） 日安，夏南傑。

夏南傑 您的屋子真漂亮！

愛蓮 我承認給您聽：我可以說您的意見與我完全相同。但是這並不是我的功勞。一切都是我的丈夫做的。

夏南傑 我曉得他有很妙的鑑賞能力……（從那開着的門望風景，）天邊的景物，何等有情何等天籟，何等純潔！

亨利（夾著他的臂，很有感情地把他引到門檻上，）您看，在這旖旎的風光裏，一縷一縷的垂楊不多不少地點綴得恰恰相宜。

夏南傑 您們的地位恰恰得妙處。

亨利 亨利第四把這地方叫做「他的法國境內最美的地方」……這裏有很多水。所以

我們有這許多茂盛的樹木。

愛蓮 我的丈夫沒有告訴您的乃是這產業都是他一手造成。池塘是他掘的。這瀑布乃是
他要做的……

夏南傑 什麼！這一切都是人造的嗎？

亨利 不，我並沒有違反自然。恰恰相反，我幫助自然界的發展，以至於一切的美景都因為

我的熱心與我的恆久的愛情而宣露牠們的美妙。

夏南傑 人家可以說這地方的神祕都給你們發現了。

亨利 一個人永遠不能澈底認識一個地方。我努力想要認識我的地方……認識越深越

好……因為越認識越能證明這是我之所有……這裏的鄉民，他們所以原諒我佔領

這華麗的地方者，因為他們把我看做最能認識地方的一個人。甚至於頗遠的人也來

請教於我。我因此自負……所以我認此地為樂土者，因為我常常賞玩的緣故。

夏南傑 夫人，您也一樣嗎？您也很愛這地方嗎？

愛蓮 我嗎？我再也不能在別處生活。我願意在這裏整年住下……我不喜歡巴黎了。社會的人變成我所憎惡的人了。在這裏，我有整個的丈夫歸屬於我。我們獨自二人。（說着，

上前倚亨利的肩，）

夏南傑 但是，冬天呢？

愛蓮 冬天嗎？冬天纔可愛哩！外面有的是赤裸裸的風景。屋子裏有的是野樹的枯枝的暖火……

亨利 親愛的，您須留心！我的妻要學詩人般讚美自然……我讓您自己在這裏與她辯論。

愛蓮 你就來嗎？

亨利 我一會兒就來……我有一句話要向剛第耶說（註一）（出，）

第二齣

（註一）剛第耶是他的園丁，看下文自明。

受蓮，夏南傑，

愛蓮 真的，夏南傑先生，您真對我太好了！這禮拜我已經欣幸與您相見過。我料不到這麼

快，您又……

夏南傑 夫人，我曉得我不會顧慮到通常的習慣的。我曉得我是不知進退，如果你也覺得我討厭，那麼，我真是一個不幸的人了。再者，今天晚上，我這一來，並不是無所藉口的。大約您的丈夫已經告訴您了？

愛蓮 請您說着……我記不清楚了。

夏南傑 唉！說來很簡單，您不肯賞臉，後天到我家吃晚飯？我問過您的丈夫，他叫我來問您。

愛蓮 既然該是我答覆您……那麼，我不能。此刻我有幾分疲倦。我需要休養，需要安靜。

夏南傑 好罷！我揀錯了日子了。請您原諒我……假使我走的時候，不能帶着可讚美的印

象走，以至於我的良心不安，時時懊悔，不能自慰，那麼，我真是不幸的人了……夫人，您

這衣服真漂亮啊！

愛蓮（冰冷） 您這人太客氣了！

夏南傑 您的衣服畢竟是很樸素的，然而這裏頭卻有驚人的藝術！您的衣服像您自己。有的時候，是樸實與旖旎的調和，您的衣服也是一樣……

愛蓮 先生，請您免了我，不說這些恭維話罷！您恭維我太過了。

夏南傑 我所說的只是我所想的。

愛蓮 那麼，您太客氣了！

夏南傑 您只喜歡有限量！出門的次數不可太多，恭維不可太多，誠意不可太多……夫人，我想起您，就聯想到法國式的美麗的花園。一切花木都排列得齊齊整整，非常文明。連樹液的出路都沒有！自然的景物都受規律的限制，只聽得服從。

愛蓮 這是批評的話了？

夏南傑 您不許我恭維哩！

愛蓮 您呢，您喜歡樹林嗎？

夏南傑 您不然嗎？

愛蓮 我最怕走到樹叢裏扯破了衣服，走到樹陰裏悶斃，走到小路上不住地拐彎，不能一直走去，而且不知走向什麼地方！

夏南傑 唉，夫人，在花園裏總是打回旋呢！（半晌。二人相視。）我不奉陪了。

愛蓮 假使我不知道像您這樣的一個男人的時間很寶貴，我一定留您再坐。但是，使您失了寶貴的光陰，我的心實在不安。

夏南傑 我既然說我不奉陪了，您爲什麼還有催我走的樣子？今天您怎麼樣了？聽您的聲調，很像要尋事的樣子……我對您有了不是嗎？

愛蓮 呃，是的……我很坦白地說……我認識您的時候，我很歡喜。您一回到法國來，我的丈夫就向我談起您。他用來形容您的字眼，是他很少用的字眼。我的丈夫的意見很容易變成我的意見，於是他讚賞您，我跟着也讚賞您。我曾經很坦白地向您說過我欣幸

得認識您……好，我如此誠懇地對您表示意氣相投，卻不見得您以光明的態度報答我……呃，我們直說了罷：男女間的風流的關係，乃是今日的男女的通病，而您卻想在我們二人之間試造這種關係。唉！這是區區小事，我贊成您！然而未免太過了。

夏南傑 好，夫人，既然您忽然這樣嚴厲地批評我的態度，如果您容許我的話，我想向您解釋……

愛蓮 用不着！我不能與您辯駁這問題。剛纔我變了態度，您覺得奇怪，問我是什麼道理，我把理由告訴了您，如此而已。

夏南傑 請您容許我向您……

愛蓮 不！如果是我誤會了的，那更好了！您要證明我的誤會倒很容易。此後我與我的丈夫都欣幸得接見您，表示我們的敬意……（半晌）喂！我們是好朋友吧……（他不答）還用說嗎？我們是好朋友！

夏南傑 也罷是的！

愛蓮 只須我們互相了解就是了！……（很要好地）請坐……（他猶豫未決）請坐（他坐，）天氣多麼好啊！

夏南傑（黯然）是的……日子過去了！……這麼好的日子，失落了，消滅了，多麼悲慘……

……大好的時光失去了！

愛蓮 不是失去。「快樂的日子，絕對不算是虛度。」

夏南傑 真的。您很幸福！

愛蓮 唉！幸福到了十分！

夏南傑 您是一個講理的人！……時間給予您的東西，您只要求能夠保守！您把沒有災害的生活叫做幸福！

愛蓮 您弄錯了。我把幸福叫做幸福。

夏南傑 無所希望，便不是生活。

愛蓮 希望呢，便不會幸福……我很幸福。過去的日子回給我美滿的回憶，所以我並不可

借過去的光陰，圍繞我與我的丈夫談起這個……一個人，如果不會虛度少年的時光，心裏時時有寶貴的回憶，每天有增無減，那麼，年紀越大，生活越甜蜜……

夏南傑 回憶！

愛蓮 爲什麼您有這種神情？

夏南傑 回憶不是良好的東西！我呢，我最恨的是過去！所以我甚至不留一張字紙或一封書信。我不要存案的文件！我把我的生活裏的痕迹都抹殺了，幸福的，光榮的，與其他種種的同歸於盡。我以爲將來的生活裏還有許多樂事，許多光榮……我們的本能已經是愛開倒車，我們也就不該順着本能了！我們的腦裏保存的印象已經太多，我們渡過後的航跡已經太深，再也不該彎着腰停留在一個地方了。我們應該挺直了身子，站在船頭，向前划去！

愛蓮 將來終有一天我們的回憶成爲我們唯一的寶藏。

夏南傑 那時節再算賬不遲。在未那時節以前，我們應該儘量地製造他年的回憶，應該

過強烈的生活，不可虛度了光陰……生命一天一天的縮短了……滑溜溜的日子，層疊地失落了，您不覺得嗎？……現在我想起第一次到這裏的情景，歷歷如在眼前：我問路，迷路，找不着您的家門……我記得第一次看見樹林裏您的屋子的外貌，與今天的外貌大不相同，因為當時我看事物的另是一雙眼睛……再者，我記得與您相逢……您從玫瑰園裏來……手拿着一個花籃……一切的一切，只是一剎那間的事！只是剛纔的事！……誰知已經是一個月了……一個月了！您想到這一層嗎？

愛蓮 真的……算起來有一個月了。

夏南傑 那一天，滑溜溜的日子，像一個賊子般溜走了，您想到牠有什麼留下給我們嗎？我們只有一次的生命，我們的能力不住地消磨，您注意到嗎？……眼前的一切，轉瞬間便不是我們所有！我們一天一天的在生活之路上向前走去，時時刻刻喪失了些我們所有的東西，您不覺得嗎？一個人，年紀很輕的時候，以為一切都是可能的。誰知步步荆棘，處處障礙！我呢，我一想到將來我不能做的事情，也就萬念皆灰。海軍輪不着我做了。學

者輪不着我做了。藝術家輪不着我做了……太遲了！一切都沒有我的份兒了！不可能了！……我常常想到別人所做一切的事情……一想起就怕！夫人，有別人在世間。而我依然是個故我！……我似乎覺得我們每天總放棄了一種能力！……呀！每一秒鐘也是寶貴的！整個的生命只是一剎那！

愛蓮 是的，一剎那……尤其是我們做女人的曉得這道理，因為我們這一剎那比您們男子的，那一剎那更短了一倍！……因此之故，我們應該好好地度過這一剎那，溫和地，安靜地，深深地領略其中的滋味。生命小得很，只容得下一個幸福。要求多福的人，結果卻是一無所得……所以我們遇見了一件事物，就該熱烈地摟抱着，時刻當心，不讓牠掉下地來。

夏南傑 只一件事物嗎？不得了！疲倦就會來的。

愛蓮 真是好的事物，我們絕對不會厭倦的……您看，這風景，我每天早上從房子裏望出去，已經望了許多年，然而我天天都眉飛色舞，歎賞新奇。每天早上我都對着牠想道：

「多麼玄妙的風景啊！」真所謂日日新。真的幸福是層出不窮的。有了這一個幸福，一切的幸福都包括在裏頭。一個人愛上了一件事物，便覺得一切的事物都在裏頭。一個花園便是整個的天地。

夏南傑 不！不！事物有種種不同的事物，地方有種種不同的地方，把全世界縮小了，放進人類的狹小的界限裏，乃是一種罪孽！

愛蓮 但是，如果一個人不知止步，世上怎能有完滿的事情實現呢？

夏南傑 呀！對了！完滿！

愛蓮 當然啦，

夏南傑 唉，完滿的事情乃是一面牆壁！請問您達到了這牆壁之後，還有什麼好做？只好領略那「完滿」！今天領略，明天領略，天天領略！……目的地不換新，乃是一個界限！須知達到了一個目的之後，還有其他的目的，得到一次的完滿之後，還有千萬次的完滿！您沒有聽見嗎？你的胸中該有許多婦人在叫煩悶！如果您容許她們有生命，也許她們

會自己出頭……您想起嗎？還有另一個婦人！您只是您自身的一小部份罷了！還有別的事物！您覺得我這話玄妙嗎？在別的陳設裏，別的臉孔中間，還有另一個自我！呀！我曉得，您所有的是完滿！您的夏浪特，從前是府第，是完滿的。您的產業經您的丈夫用他的恆心與信心去裝點，是完滿的。您的屋子，配置得宜，顏色，陳設，都是完滿的！這風景也是完滿的……然而還有甘第啊！還有哥倫布啊……唉，夫人，還有世界啊！

違愛

請您住口！您擾亂我的腦筋了……別的事物？另一個人嗎？……不行！不行！說來真可怕……世界嗎？世界只是海市蜃樓！當然！您這人真浪漫！您以為您可以搖動我嗎？不！讓我來答覆您！「你試看一般旅行的人，他們認識了全世界的名勝，終於喜歡他們的故鄉！」

夏南傑 他們是這樣說的，然而不是真情，這上頭，您可以相信我的話！故鄉嗎？我們一踏着故鄉，兩腳就發燒。每一次回鄉，只賺得更熱烈的離鄉的情緒……而且，造物偶然把我們生在某一個地方，並不是我們所擇定的，我們怎能愛故鄉呢？！

愛蓮 但是，我這夏浪特是我所擇定的……是我的丈夫擇定的，還不是一樣嗎？

夏南傑 您相信是一樣嗎？

愛蓮 當然啦！我與我的丈夫的嗜好相同！我所以嫁他者，正因為我與他的嗜好相同！

夏南傑 您在幾歲結婚的？

愛蓮 二十歲。

夏南傑 您以為二十歲的人便曉得愛什麼了嗎……您容納了他的嗜好，因為當時他在您身邊，而且婦人們本來就有信仰與容納的需要。您因為偶然遇着了這麼一個男子，於是您就信從了他的話了。

愛蓮 當心！不要忘記了我們的約言！再者，您該曉得，我是為愛情而嫁他的，我們是戀愛的結婚！

夏南傑 二十歲的少女的愛情是什麼東西！您真的以為一個少女能夠認識自身，能夠懂得委身於他人嗎……我常常自問：一個自負非凡的男子，怎能滿意於一個少女的愛

情我呢。我絕對不能同一個少女結婚，因為她是蒙昧的，不完成的，我不能爲這種不懂世事的人而用我的熱情以婦人而論，只有第二次的愛情纔算愛情，第二次纔是選擇的，男的親自來求她，她懂得他有什麼價值，他有什麼用意，一個婦人委身纔算委身至於一個少女，不算委身，只算給人家要了去！

愛蓮 夠了！您說的話真無禮！這話無禮，而且不是真情……您傷損我了……您看，同您自由地談話，非後悔不可……而且，您非放肆到了極點不止！

夏南傑 請您恕我的罪。但是，您該曉得，我所說的一番話，我是十分相信的！

愛蓮 好，請您保存您的信心罷！這種談話，委實令人不舒服！（她離開他，走近門口，呼喚，）

亨利……請您在過路的時候順便告訴我的丈夫……他在那邊同園丁說話……告

訴他，說我要他來……您願意嗎？（他鞠躬，她冷冷地，）謝謝。

夏南傑 您的手！（她作勢拒絕，）您真不好相與！

愛蓮 您不願意叫我的丈夫來嗎？

夏南傑（在尊敬中微露忤逆之意，） 願意的，夫人。（出）

第四齣

愛蓮，（其後，）亨利。

愛蓮（興奮地，） 唉！你這麼久（亨利入，）好一個晚景呀！……你不覺得天氣很溫和嗎！

……你愛我嗎？

亨利 是的。

愛蓮 我同他說了，你曉得！

亨利 呀！

愛蓮 他來邀請我們後天吃飯。我已經拒絕了。

亨利 呀！

愛蓮 於是他開始對我說了些恭維的話，我請他住口。而且我痛痛快快地把我所要說的

話都說了：我說我們對他有友誼，有敬意，但是他的態度令我不喜歡，假使他願意同我們要好，須得請他改變他的態度。

亨利 好極了。他怎樣答覆你？

愛蓮 唉！我不曾讓他答覆我說：「我不願意與您在這上頭辯論……」後來我談到別的事情去了。

亨利 再好沒有了！

愛蓮 那麼，你不怪我了吧？

亨利 我並沒有怪你！

愛蓮 當真？

亨利 當真。

愛蓮 你瞧！地面都成了玫瑰色了。樹身都成了紫色了……又看這天空！教人家猜是海岸的平沙，傍着金黃色的小山崖！

亨利 這是真的話。

愛蓮 看來豐盛像一堆火燄，而柔膩像一團舊絲……令人醉心，同時令人奮發！（佝倚着他，作想入非非之貌。）我恨不得走進這熱烈的醉鄉裏……（半晌，二人仰視天空。）你來我身邊坐一會兒罷……你應該多來我身邊坐，同我表示親熱些……如果你常常同我疏遠，教他怎能覺得你是我的什麼人呢？

亨利 今天我不得不如此……而且，我是你的什麼人，要教他在你身上覺得纔對！

愛蓮 他真是一個奇人！令人覺得他愛生活，愛活動！他努力想要裝作安靜，然而我對他說的話都在他的心上。人家覺得他胸有成見，他不肯說，無意中也說了出來……唉！他說的話，沒有一句我聽不見！他談的是平常的事情。但是每一句話之內，一定包含些隱語……然而我到底懂得答覆他！你放心……他有的是兒童的見解。他說了許多話……然而，要同他爭，卻不方便得很！他往往突然一攻擊，令人來不及提防，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我有時候找不着話答覆他，找不着適當的論據……

亨利 這用不着什麼證據。只要他同你說的話，落在你的心頭，不能使你感動，而且他也知道你不爲他所感動，這就夠了。

愛蓮 當然啦！但是，我爲着要爭豪氣，到底喜歡能够答覆他……他呢，他是旅行過的，看見了許多事物。所以每逢他說一句話，表面上總像是真理，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在他，你只用一句話就可以駁倒他！我呢，我變成懶惰了，不能傳達我的意見。這是很自然的。我所感覺到的事物，一經你說了出來，總比我自己說的好得多。

亨利 他同你說了些什麼？請你給我舉一個例子。

愛蓮 唉！他說……我記不得了……他說一個人應該過強烈的生活，應該時常存着進一步的希望，應該追尋新的幸福……

亨利 他以爲達到一個幸福乃是容易的事情！他不曉得一個幸福達到了，完成了，已經是一種靈異的事情，非常的成績！

愛蓮 我也是這樣說他的。然而他回答說：「只有一件事物嗎，那就不得了！」這話卻有幾

分真理。所以，你看：孩兒多，是好極的事情；至於只有一個孩兒，那就可怕了，那就不得了！孩兒只有一個，說起來令人寒心……（靜默一會子）他又說：困守在疆域之內，乃是自己限定自己。他說每一個人身上有種種的人物，該讓這些人物出頭。他說我們猜不到將來我們換了一個新環境，進了一個新天地，該是怎樣的美妙。

亨利 安段娜德就是這樣想的。你看她的二重經驗的結果如何……一個人是不可以革新的，東奔西走的人終於誤入迷途。

愛蓮 這話我也同他說了。

亨利 我們應該沿着一條路直走去，專心料理一件事物，將來終有一天我們能夠滿足我們的內心深處的慾望，關於確定的慾望，關於完滿的慾望。

愛蓮 完滿……

亨利 只有完滿可以令人滿足。

愛蓮 這話我也同他說了……但是他說：「達到了這完滿之後，終久只是這完滿嗎？永遠」

是一樣的嗎？若是這個嗎？若是這個嗎？……」你看我們的家。這夏浪特也是完滿的……

……那麼，今年是夏浪特的屋子，明年也是夏浪特的屋子，後年又是夏浪特的屋子，年年

夏浪特，一輩子也是夏浪特了！

亨利（變色，） 呃，是的，不錯……你還想要別的什麼？

愛蓮 他說世界這樣大，社會上有種種美妙的地方……他說還有別的事物……他說有

……我不曉得……總之……你懂得……有別的事物！

亨利 當然啦！是遠的東西都是美妙的！凡是未經認識的東西都可以滿足我們的美夢

……美夢……我們童年時代的幻夢還天天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攪擾……今天我們

還談起我們當年很呆，要求人間的樂園……你說你喜歡我們現在的生活更現實些，

更近人情些，尤其是更幸福些！……是不是剛纔你不是喜歡這個嗎？……你聽我說嗎？

愛蓮（神情不屬，） 是的，我聽你說。

亨利（靜默了一會子之後，） 他說的，就是這些話嗎？

愛蓮 他還說：「一個少女……」

亨利 一個少女怎樣……

愛蓮 不……不……沒有什麼……

亨利 他說一個少女怎樣……

愛蓮 我記不得了……

亨利（靜默了一會子之後，）當然，在現實的生活裏，總有多少強烈的成分……好的成分與不很好的混合，甚至於與壞的混合，往往分辨不清楚……二人的共同生活總不免有多少危險。每一段時間都不是完滿的。往往是雙方面都走錯了多少路途……最要緊的乃是保存信任，不可記念舊惡，應該利用人家借給你的不講人情的明鏡，照見你的無價值的或不良的部份，然後好從事於淘汰……世上一般沒有耐心的人，他們灰心或憤憤不平，因為當他們走到某一條新路途的時候，仍舊只得到同樣的結果，始終不會成功。婚姻所以有得到幸福的機會者，恰因為婚姻是確定的結合。一般以為

可以重尋生命的人他們一生只在尋覓之中……我說的話你聽見嗎，愛蓮：

愛蓮 是的，是的……

亨利 你沒有聽我說。

愛蓮 哪裏……

亨利 我說的是什麼？

愛蓮 你說的是完滿，是唯一，是故鄉……

亨利 還有呢？

愛蓮 沒有了。

亨利 你看你並沒有聽我說！

愛蓮 你天天只說那麼幾句！

亨利 呀！……呃，剛纔我恰恰同你說了些新的，合理的話，假使你聽了，你一定會感動的……

……你應該聽的恰是這幾句。我說的是……（她有不耐狀，卻不很顯，）你怎麼樣了？

愛蓮 我沒有怎麼樣啊！

亨利 你討厭我說的話嗎？

愛蓮 沒有的事。

亨利 剛纔你要我說理由……

愛蓮 你坐下來罷！

亨利 你怎麼樣了？

愛蓮 我沒有怎麼樣啊！

亨利（靜默了一會子之後，和婉地，然而吃力地，）你在想什麼？

愛蓮 請你暫且住口！……（末了，她像對自己說，）美啊！小屋裏的窗子亮了……候人們

在未關窗子以前，偏要先開燈……不用說，飛蛾就要進去了……說也奇怪，剛纔天時還早！只這窗子一亮，便把花園照成晚景了。

亨利 你曉得，天時已經很晚了。

愛蓮 是的。但是在這燈未亮以前，我們不覺得……（他走近她，她不關情地，想入非非地，轉身向那開着的門，正對晚景。他注視她，半晌。）

——幕閉——

第二幕

佈景：——園子裏的一個臺子。時在九月。

第一齣

愛蓮，（其後）亨利。

（愛蓮獨自一人，坐在花園的一張椅子上，膝上一本書，然而她並不看書。有聚精會神的樣子。忽然有所感觸，突然起立。走向臺子的欄杆，如飢似渴地用雙睛搜尋鄉村的景物。末了，她又回來，預備重到椅子上坐下。但是，未達到椅子之前，先已止步，打了一個寒噤。她連忙回身向着樹陰，然而臺下的觀眾並不見有別人。

愛蓮 怎麼！你在這裏！你在做什麼？

愛

亨利（上前） 我走過，你不必起動。

愛蓮 你在這裏很久了嗎？

亨利 不，我纔來的。你放心。

愛蓮 我不喜歡人家當我不曉得的時候在我的後面望我。

亨利 你怕人家猜透你的心思嗎？

愛蓮 你到哪裏去？

亨利 我下臺去。

愛蓮 你爲什麼打這兒經過？你有話同我說嗎？

亨利 我嗎？不，我沒有什麼話同你說。（半晌）我看你的樣子，你也沒有話同我說……不

是嗎？你沒有什麼告訴我的嗎？

愛蓮 假使我有話同你說，我一定說出來了！（二人互相緊緊地注視着。末了，她低頭，難爲

情。後來又和婉地說，）我聽見這裏有刀斧的聲音，是什麼緣故？

亨利 人家爲我們斫白楊……我要去看牠墜地。我愛聽牠的葉聲瑟瑟，樹身劈劈拍拍地響，很能動人。教人猜是樹枝想要把天拉了下來……你不高興去看嗎？

愛蓮 是的。

亨利 也許你在等候一個人？

愛蓮 是的，夏南傑說他或者會來。

亨利 現在他天天來了嗎？

愛蓮 他隔了三天沒有來了。再說，就算他天天來，有什麼害處？我們的朋友當中，只有他是我所喜歡的。你不會覺得奇怪吧？從前你批評他是一個高尚的人。現在你覺得他的好處太多了，卻不是我的錯處。

亨利 是的。呃，不錯，該完了的！

愛蓮 我不懂。

亨利 哪裏你是懂得的。（二人相視，）夏南傑追求你。他要你（愛蓮聳肩，）人家既然說

他愛你，如果你高興的話，我們就假定他愛你！（她掉轉頭去。他再說，）我想，我算是能忍耐了。我把他當做朋友款待，因為我相信你能維護你自己，相信你對我的愛情，相信你這樣一個婦人，決不會……但是，結果我是不肯的了。現在是改變方針的時候了！

愛蓮 我卻比較地喜歡你當初的態度。

亨利 我也一樣。

愛蓮 好那麼……你下逐客令就是了！

亨利 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我們共是二人。只把夏南傑趕出我的家還不夠，應該趕出我們的家。我不承認——至少現在還不承認我與你不是一體。因此之故，須得我們二人的同意。我需要你贊成。

愛蓮 疑心真大！天啊！

亨利 沒有什麼疑心不疑心！如果我一個人做這舉動，就把我們二人的價值都減了。

愛蓮 那麼，怎樣？

亨利 那麼，我請問你：你是否以爲試驗的期間够久了？這時候是不是應該向他表示他在這裏是多餘的？

愛蓮 而你主張要我……

亨利 唉！你也可以，我也可以，這上頭沒有關係……我再申說一句：關係在乎我們一致行動，在乎使他覺得我們是一致的。

愛蓮 這種野蠻的舉動，沒有什麼證據做口實，我是拒絕參預的。我對於夏南傑，覺得他沒有可怪的地方。

亨利 妙啊！你感覺着人家拚命愛你了……你呢，這並沒有得罪你！而且博得你的歡心！但是這位先生的態度實在得罪了你的丈夫，而你並不覺得，而你並不關心，是不是？

不管這個的……你以爲你盡了婦道嗎！

愛蓮 他的態度與你有什麼相干？我想你總相信得過我吧！我做我所應做的人，你就夠了！

亨利 你並不做你所應做的人！自從我對你說了一番之後，假使你就表示你冷淡對他，表示你鄙薄他，那麼，事情早已完了。這男子，他的主意你不是不知道的，而你却諂媚他，向他微笑！

愛蓮 你說什麼？

亨利 你們一塊兒出遊了好幾次。

愛蓮 唉！只有過一次！我本來要到浦第耶去的。他自願陪送我去……而且是當你的面說的。

亨利 當我的面，是的，不錯！然而看他的樣子，多麼告奮勇，活像要與我尋仇似的！我這話並不苛刻，只是就事論事！也不能說我是個偽君子！他還不是欺騙！看他的樣子，竟想高聲說出他的用意來……假使你曾經挫折過他的勇氣，你以為他還有這樣大膽嗎？

愛蓮 我曾經挫折過他了！

亨利 不，你沒有實行過！如果你不信，試看現在，當他到這裏來的時候，我非常的不舒服。在

你們二人中間，我像一個障礙物，一個妒忌人……我不願意玩這把戲，真爲這令我心中作惡，令我十分難堪……假使我看見你討厭他的殷勤，我早已打他幾個耳光！然而你並不討厭……他的膽子大，我還不很要緊，至於你很舒服地忍受他的態度，那就令我面子上過不去了……所以現在我周身癱軟。這並不是他與我的鬭爭，愛蓮，這乃是你我之間的鬭爭！是的，是你與我的鬭爭！

愛蓮 唉，這個但是……你以爲是怎樣的？

亨利 我以爲你着了迷了，眼睛看不清楚了……

愛蓮 你錯了。我是很清醒的。我對於夏南傑的感想是很深的，十分可敬的，很美的……我盡我的責任做去，使這種感想安靜，進化，變爲沒有毛病的……

亨利 你這樣醫病，需要多少時候？

愛蓮 我不曉得……再者，你隨我去罷！你這樣猜想，這樣懷疑，實在汗辱我……我不許你用這口氣同我說話！

亨利 說話比答話還容易些……但是，親愛的，假使此刻你是無可責備的，你真是原來的

你，那麼，這男的只是一個外來人，竟使我們這樣粗鄙地吵起嘴來，你還不覺得心裏難受嗎？豈不是你向我嚷道：「唉，完了！我不願意再見他了！我要把他驅逐出這屋子！」

愛蓮 並不是我先吵鬧起的！你瘋了，就是你活該……這男子，我尊敬他，我讚賞他，而且當

初你自己也教我讚賞他，我不能把這一類汗辱的話加在他的身上！

亨利 唉！不幸的！你承認了罷！畢竟他搖動了你了！此刻你的心靈裏充滿着他，你正在掙扎，

正在痛苦！

愛蓮 縱使這是真的，也只是我個人的事！你以為我是什麼人？

亨利 我禁止你接見這男子！

愛蓮 呀！我們歸結到這裏了！原來你說來說去，只想說出這話來！

亨利 總之，我本該開始就說了出來！女人本是下等的，只該像一件東西一般地保管着。你不過是一個女人，與別的女人並不兩樣！當初我實在瘋了，一味信任你，以為你有良心，

識道理，鄙薄一般的婦人，不肯像她們甘心做男子的慾望的對象，因為覺得自己是男子的甘餌而滿心歡喜！我早就該像別的丈夫一樣做。假使別人處在我的地位，早就這樣辦：在第一天起就不許那男的接近你，也不必找什麼文明的辦法了……現在是我去接見夏南傑！你回屋子裏去！快快！

愛蓮（難爲情，至於流淚，） 我不服從你。我不受任何的命令！

亨利（作兇惡狀，捏着她的手腕，） 愛蓮！

愛蓮（目定，咬牙，） 亨利！

（二人臉孔對着臉孔，很兇地互相注視，）

亨利（末了，自抑，放手，回頭，） 唉！我們竟到這地步！

愛蓮（聲音斷續，如有所恨，） 我錯了。這屋子裏你是主人。我服從你。我不再見夏南傑了。

你滿意了吧？你達到了你的願望了吧？（欲去，）

亨利（止住她，） 等等……不要走。是我錯了。我不願意這樣破壞……你心裏有所懷

疑或有隱藏的意思，越發令我難堪……不行！不行！非要一切都顯明不可……你見夏南傑罷，招待他罷……我不妨礙你……我希望在最短期間內你告訴我你喜歡哪一個……如果你喜歡的是他，你就自己作主，你年紀還輕，你可以再造你的生命……（比較和緩）總之，我們遇着這事，乃是很自然的……經過了十年，你的心理成熟了，進化了，童心越少，你越把從前不成問題的事認爲問題……爲什麼不呢？有時候我也想及：終有一天你把我與別人比較的……我承受鬭爭……承受危險。你見他罷。夏南傑有他的武器：他有的是神祕，新奇……他最估優勝的乃是因為你了解他……但是我也有估優勝的地方，乃是因為你了解我……（眼溼，大感動）我相信我，我也相信，愛蓮……我把你交託給你了……晚上見。我要很晚纔回來。我需要外面的空氣。你不必等我……我讓你自己一個人吃晚飯，請你原諒……（他走開。她目送他，良久……變爲沈思，眼睛轉向田野的風景。半晌。夏南傑入。）

第二齣

愛蓮，
夏南傑，

夏南傑 畢竟！……畢竟！……（跑向她，急激地說：）爲什麼您迫着我休養了三天的惱人的日子呢？三天以來，我坐着我的汽車趕路……我到了幾次海邊，風狂地開車，像是要靠着汽車的速度把我催眠，好教日子過得快些！好把時間消磨了……請說！您爲什麼這幾天不許我來呢？您分明知道這是令我難堪的啊！

愛蓮 請您住口！我不願意曉得這個！您沒有這樣對我說話的權利！……我儘管對您說了許多話，而您到來的時候，一天比一天風狂，一天比一天興奮……您的態度不很光明……您記得我們的約言嗎？您並沒有尊重我們的約言……您說過，而且天天說些話是我所不該知道的，我所不願意聽見的……您沒有注意到嗎？自從您到了這裏，屋子裏的空氣是不堪呼吸的了……真的！真的！……我們結束了罷！我再也不願意見您了！

夏南傑 每次我重來看您的時候，我已經是望眼欲穿的人了，而我看見您的臉孔總是冷的心靈總是閉的，這是什麼緣故！

愛蓮 您再也不會如此倒靨了……您再也不到這裏來……您再也不見我……我誤會了。您不能做我的朋友——我所期望的朋友……所以請您走罷，我們分離罷。這樣還好些。

夏南傑 不要說了！這並不是您說這話，乃是您丈夫要求您，勉強您……

愛蓮 您錯了！我的丈夫從來沒有勉強我做過任何的事情！是我，是我自己一人，您聽見嗎？是我請您走，不要再到這屋子裏來。

夏南傑 這是不可能的！我不肯……我與您見面的時間已經很少了！

愛蓮 但是我要如此！

夏南傑 您對我下逐客令！您！

愛蓮 是的，是我！

夏南傑 我們有過長時間的談話，我們幾天前到浦第耶遊過，我同您說了幾番話，您還能

够這樣說！

愛蓮 我是怎樣回答您的？

夏南傑 我不曉得。而且，我不管！我只曉得您把我的話聽進了耳朵了！

愛蓮 唉！我對於您，實在太弱了……我讓您說的話太多了……這因為您的話很有力量！

……當您走了之後，我再想起，就恨我自己。然而我到底再三申明，要您不再打這糊塗主意，不是嗎？

夏南傑 您所想的不是您所說的！

愛蓮 您說什麼？

夏南傑 我的言語搖動您了！

愛蓮 這不是真的！

夏南傑 真的！您的嘴裏不承認，但是您的眼神已經默許我了……幾天前，我們恰在這兒

遇着雨，我把您送回客廳……您記得嗎……我湊着您的耳朵說話……您的肌膚忽然有了些什麼光澤似的，您忽然變的更美，以至於我把您送到鏡臺前面。我一聲不響，讓您自己看！

愛蓮 這是假的我答覆了您了！我說過您的膽子太大！我說過假使您再如此我就不許您再見我！

夏南傑 是您說得不好！

愛蓮 好，那麼，現在請您望着我！我再三申明！我再也不願意見您了！我要您走……我把門關了！您相信了吧？

夏南傑 那麼，您還不懂我怎樣地愛您嗎？

愛蓮 又是這字眼！您要當我的面說破，您纔快活！真是無理！真是無聊！不要管我罷！

夏南傑（愀然） 愛蓮，我不是一個青年了。我已經三十八歲，我活了一輩子，而今纔第一次向您說出這字眼。我以我的人格擔保這是第一次。我以爲不算得罪了您。真的，在未

認識以您前，我以為女人都是下等的，只曉得妨礙男子們的工作。所以我只把她們當做玩物看待。後來我看見了您……我似乎覺得忽然變換了生命。除了您，世上什麼都不算數。我懂得了什麼叫做大志，什麼叫做工作，以及力量，財產，名譽種種的意義。您是我的太上的目的……像我這樣一個男子是不曉得放棄的。

愛蓮 那麼，您希望甚麼？

夏南傑 我要您變成我的妻子。

愛蓮 您真是狂妄之至！

夏南傑 我是一個愛您的男子！

愛蓮 現在可够了！如果您不立刻走，我要叫了！

夏南傑 請您叫罷！請您叫罷！如果您有膽量，您儘管丟臉，與我沒有關係。我先此告訴您，您要不許我見您是不行的。我從來不會相信愛情，到了這年紀纔有愛情，您不曉得是怎樣麼的！千磨百折，我不管！禮法，社會，您的家庭，我的家庭，我都不管……您的丈夫，我不

管……我們所交際的人物是一樣的。我到處可以遇見您，到處我可以喚醒您，說我愛您，說我這樣地愛您！

愛蓮 您敢嗎！

夏南傑（兇狠地） 我怕什麼……（二人很兇地互相注視。夏南傑忽然喪失了全身的力量，立足不穩，以手加眼，膽子小了，發抖了。）呀！愛蓮，我們在這裏臉孔朝着臉孔，站着，我們互相挑戰。我們互相有怨恨的樣子……但是，您不曉得我是怎樣尊敬您，尊敬到什麼地步啊！

愛蓮（一時忘情） 我相信您……（自制，找話說）我曉得您很誠懇……一個人有沒有一種情感，自己做不得主，我曉得……但是情感總可以抑制的……自己抑制是可能的……只要您有毅力就行。您可以有這毅力的……不是嗎……您不再追求我，歪纏我了吧……您分明曉得我不愛您，而且我不能愛您！您要依照我的要求去做去纔是！（他作勢表示不肯，她和婉地說）噯！噯！您曉得我們是怎樣的人！您曉得我的丈夫是

怎樣的人。

夏南傑 我曉得您丈夫是怎樣的一個男子。我曉得您對他的感情如何。但是，假使與您共同生活的男人不是一個高尚的人，那麼，您也就不能成爲現在的您了，我也就不這樣愛您了。

愛蓮（哀懇地，）您應該忘記了我！非忘記不可！您不該再愛我了，夏南傑！……我對您很有友誼，請您證明您有受我的友誼的資格……您忘記了我罷！……這在您是很容易的……請您回答我！……是不是您不執拗了吧？您放棄了您的糊塗主意了吧？……說呀！說呀！……您就走了罷？……唉！我真怕您！您聽我說，您聽我說！……您把我看錯了……您不了解我。這並不完全是您的過失……您聽我說……我要努力勸您一番……請您在這裏坐下……我相信我一說你就懂的……爲什麼老是過這鬪爭的生活呢？我們不能溫和地說，安靜地說嗎？您的眼光不纏擾我不行嗎？……我不是好戰的人。我不喜歡鬪爭，也不會鬪爭。我爲着要反對您這尋仇的態度，用兵的態度，我已經力

竭聲嘶了……我寧願很平靜對您說明我是什麼人，我過的是什麼生活……我要對您說的話多着哩！我敢說您不了解我，您相信我的話罷。

南傑 這是真的話。此刻我想起了也有幾分慚愧。我們所談的始終只談到我一人……

愛蓮（又有信心了，安靜些了，）這是很自然的。男子們要敘述自己總比較容易些。在你們男子的舉動上，外的生活上，可以看得出你們整個的人。至於一個女人呢，要找她的真相，卻在乎很小很小的事情，乃是在內的生活，不可捉摸的情境上頭！一個女人要說自己，總覺得有幾分害羞，因為女人只能談靈魂……始終只是靈魂……然而到底應該使您曉得……我們二人當中有一種很大的誤解。您有的是奇怪的思想……有一天您同我說：一個少女的愛情是沒有價值的……

夏南傑 您想過這一層嗎？

愛蓮 是的，是的，但是……這是假話！

夏南傑 這是真話。第一次的愛情沒有什麼，不算愛情。

愛蓮 您錯了！我愛我的丈夫（吃力地），我愛我的丈夫！我很幸福！（半晌，他注視她，驚奇，）

當然，一個人在二十歲是不懂事的，靈魂還不會澄澈。然而一個人年紀輕的時候，傾向前途的力量卻是很強的。那時節，有的是本能的衝動，有的是發現神祕的要求……我給人家求婚不至一次了。每一個到來，我都毫不遲疑地拒絕了。末了是他到來，我很感覺得非他不可……我並沒有弄錯，夏南傑！我愛我的丈夫！十年以來，我愛我的丈夫！我很幸福……到不曉得他的爲人。他很少表現他的真相！人們不了解他！誰也不了解他！甚至於他的母親也不了解他……

夏南傑 您同我說過要說您自己……請只說您自己罷……

愛蓮 我嗎？要我同您說起我嗎？我說他，就是說我。我在他的生活裏頭生活。在他跟前，沒有我存在。自從第一次他同我談話之後，我纔覺得我有幾分聰明……呢，我記起了，我們結婚後，做過一次旅行。有一次晚上，我們肘倚着船邊的欄杆，朝着斜陽。我困倦了。我放眼望着海水，望着崖岸，望着美麗的天空。這一刻，我有千情萬緒湧上心頭，複雜而有力

量，於是我迷迷蒙蒙昏亂一陣，卻像沒有感覺到什麼似的。忽然間，我向他叫起來：「快！快！給我敘述這旅行！」他開始向我徐徐地解說，於是我的感覺更顯明，更有力。我耳朵裏聽着他的聲音，同時我的心裏認識了好些事物，而且認識了自我。整個的我都擴大了。我似乎覺得他的聲音給我一個天地，我在此時纔產生，纔存在……好，十年以來，我還記得當年沿着海岸往來，他時時在我身邊，很聰明地，很安靜地給我敘述這旅行！您懂嗎？……（漸漸興奮）我怎能不把一切都歸屬於他呢？我就是他的一部份！您看見我，就是看見他。我沒有一次做事不覺得他在我的身邊，批評我。沒有一次不暗暗地希望他贊許我，因此愛我。我挑選一件衣服，無非希望成爲他所愛的女人。我同他說話，只是同我說，只是令我反省……我對您說這些話，爲的是要您懂得我的爲人，懂得我們是怎樣的，好教您不再纏擾我。我是他的妻子。我愛他。您應該相信。真的，要我對於他隱藏着什麼心情，掩飾着什麼事物，我是做不來的，因爲我的內心要受苦刑。我們對於一切都是共有的，朋友是共有的，甚至於家庭也是共有的！您不曉得，這種混合，這種不相

提防不相計較的態度是多麼好啊！他的脚步合着我的脚步，橐橐地聲聲相應，十分和諧，是何等的令人安心，令人靜慮！總之：沒有一件事是一人獨有的，所以一件事成爲重複的兩件事，進步，是分有的；願望，是分有的；痛苦，驕傲，無一不是分有的……您覺得這一切都是好的，不是嗎？這乃是真理。愛情是時間造成的，是綿延的，是人心的原質造成的，您不覺得嗎？……我有道理，是不是您很懂得我的話嗎？我同您說的是不是真的？……（她說了，非常感動。住口，有幾分找不着話說的樣子。她再說，現害怕狀，）喂喂！您不再興奮了吧？您就離開我吧？您就走了吧？（哀懇，）我愛我的丈夫！您走罷！您走罷！您走罷！

夏南傑（只管緊緊地望着她，）唉！您多麼容易動氣！多麼容易受刺戟！

愛蓮（氣竭的樣子，）既然我叫您走了！既然我嚷起來了……走罷……離開我……離

開我……

夏南傑（突然快活起來，現出勝利的樣子，）您說的是假話……您愛的是我……您分

明曉得您的內心要發出愛我的呼聲了！……您愛我了！

愛蓮

好的，是的，呢，我給您鬧病了！……不曉得您怎樣播弄我？以至於我時刻只想會着您……

……我的腦子裏常有您的影像往來……您不在跟前，生活便不成爲生活！您不曉得，這禮拜真令人難堪！……我不能夠了。我的氣力已經盡了……您望我嗎？是的，是的，這是我。這婦人就是我！這怪物就是我是我！

夏南傑

愛蓮！畢竟！

愛蓮

您看！從昨天到現在，我只等候，希望，窺探，不住地在空房裏走去走來！您看！我不得不

把房門關上，好教我把您的名字叫個痛快！您看！我到了這地步！……幾天前，您把您的手撫着這樹子。那時候我不敢抬頭，生怕我的眼光遇着您的眼光——有時候您的眼光太透明了！於是，當您說話的時候，我只望着您的手——男子的手。我不時打寒戰！直到現在我還看見那手。我時時想起。再到這裏來看這樹子……我的朋友，您不曉得，您不在這裏的時候，這樹子包含着多少的寂寥啊！……後來，我聽見您的車聲了，人家給

您開大門了。於是我重新有了生命，我的血液流溢出來。耳朵聽見了一切，眼睛看見了一切……

夏南傑 呀！您說這話！您說這話，您須知這就是我朝夕期望的了！

愛蓮 唉！請您不要因此自負，呢！我敢說，這上頭沒有可以自負的！您把我的心弄成了一個

雜貨箱子！這真可怕！爲什麼我能够如此想念您……我素來以爲一個正氣的女人只能戀愛一次，以爲我這樣的愛情可以延長到一輩子了。誰知道不是真的！這一顆心，本只有我的丈夫充滿着，此刻卻爲另一個人而動搖！當年我的玄妙的心情又露出來了！我從來不會到過這地步，竟令我不能自制！我記得起初的時候我還清醒。我能够把我的情感忍耐着，只讓我自己知道。這是一種大幸福，然而安靜的，明顯的……現在可不同了，激烈了，動搖了……說起來真可怕！教人猜是我的血液裏中了毒！這是可能的嗎？這是自然的現象嗎？世上有這種事實存在嗎？我素來以爲世上一切都是美善的。現在卻有這類的事情發生……唉！我們爲什麼而生？古人欺騙了我們了！生活原來是

醜惡的！

夏南傑

生活嗎？您還不會認識生活！現在您快就認識了……驕傲的！我勸您聽之自然，到

快樂的世界去罷！我早就曉得您愛我，曉得您不能拒絕我。我早就曉得。早就等候您。我

愛您……

愛蓮（忽然又自抑制，）唉，您還沒有聽清楚我的話！您不了解我！剛纔我所承認的那一

個婦人，她是我，而我卻不肯應承她，換句話說，我不肯應承我自己！我所以如此向您說

者，是要您幫助我把我拔出您的牢籠……您分明看見我是一個病態的婦人，一個被

領有的婦人……我用得着您！幫助我能把我變成原來的我罷！您看，現在我不趕您走

了……我再也少不了您……我恰恰要您再來。將來您是我的好朋友。這一切都會變

純潔了的，會醫好了的，我們這種人本該如此……您看，這種怪心理，像我這樣一個婦

人愛上了兩個男子，倒不如死了乾淨……我曉得您是一個正直的人，不會利用我這

一番話來作弄我！我信仰您。您不會作弄我的，不是嗎？您不會太苛求我的，不是嗎？

夏南傑 哪裏我要求一切！要您放棄一切！我恰恰是苛求您的呢！

愛蓮（又餒弱下來，揉她的雙手） 呀！那麼，怎樣得了！

夏南傑 這是什麼緣故？誰拉住您？您要同什麼掙扎？……愛蓮，現在您愛我了！剛纔您懷着

兒童的坦白的胸懷，天真爛漫地承認您愛我！……那麼，爲什麼裝這可怕的样子？……

我不懂！……您分明曉得我們不能要曖昧的或卑鄙的愛情，我所要求的乃是您的全

生命！……既然您所愛的是我，還有什麼可以阻止您做我的妻子？……我敢說我不懂

您的意思！……請您聽我說！……此刻我們正在把我們二人的生命做孤注！……這種

鬭爭，一方面是所謂道理，一方是熱烈的愛情，何去何從，還有什麼好遲疑的？宗教認愛

情的革新爲罪過，但是宗教本來就恨愛情，就恨生命！我懂得。宗教的目的在制慾，在放

棄！這是合論理的。宗教是合論理的！……然而您並不是教徒，愛蓮！您所信仰的只是生

命！……那麼，您應該怎樣？……社會也與宗教一樣，要求人家從一而終，要求固結不解

的愛情。但是社會也有牠的道理。這是爲兒童設想的。犧牲了戀愛的權利，顧全兒童的

權利。這是好的。這是合理的……然而您呢，您沒有兒童……我敢說我不懂您的意思！……愛情在您的內心發出呼聲了，我們可以觸摸着人間的幸福了，而您卻倒戈向自己進攻！您拒絕了這人生唯一的樂事……愛蓮，愛蓮，我的偉大的朋友，我敢說我不懂您的意思！

愛蓮 我愛我的丈夫！

夏南傑 這不是真話！假使您愛您的丈夫，您的心裏還有我存在嗎？既然我是您的敵人，爲什麼要求我救您？爲什麼愛您這樣頹唐，任我擺佈？我很覺得您歸屬於我了，整個人都是我的了。這是什麼愛情？這怎樣發生的……喂，您不要發抖。答覆我罷。您說您愛您的丈夫。您在何處見得您愛他？

愛蓮（先是找不着話，後來欲說而無聲，末了，總勉強吐出聲音來，）我不能害他。

夏南傑（一時語塞，連忙又說，）那麼，您要害了我您兩個了！您犧牲了您自己，又犧牲了我……這一念的慈悲，卻惹起更大的災難，這又何苦呢？不行！您這內心深處發出的呼

聲，我勸您不要反抗罷！（傍近她，）您爲回憶而疲倦了！這些樹子與這男人再也不能給您一些新意義，把您悶煞了……

愛蓮（終於沮喪，）您真執拗！您真執拗！您還不覺得我被征服說這一大堆的話有什麼用處，天啊！您分明曉得我是不能抵抗的了！您在這裏！您興奮起來！您執意要勝利，決不動心！那麼，一切都完了！拿去罷！我放棄了我了！既然我一天一天的掙扎，一天一天的疲困，既然不得不如此，那麼，隨您的意思做去罷。我不維護我了。我愛您。我愛您……我不敢說我愛您愛到什麼地步……這是可恨的！然而您不管！您看見我痛苦，卻與您沒有關係！那麼，我是被放棄的人了，您要，您就拿去罷！我是一個被放棄的婦人……拿去！拿去！拿去……

夏南傑（退後，）您把您弄到什麼境地去了！……您能够同我說這話……這不是真的吧？……這不是可能的吧？……我所給您的不是「失望」吧？說呀，我呢，我的心裏多麼快樂！……愛情就是快樂！您快要得到這快樂了！……您信仰我嗎？……喂！請您望着我！

……唉！這臉孔！……愛蓮，您這臉孔擾亂我的心了！……愛蓮！

愛蓮（用沒有腔調的聲音，漠然不關心地，如死人，）這於您有什麼關係？……我歸屬於您了。我愛您了……這就夠了……請您不必多求了……（他怔怔地望着她，慚愧，游移，不動。靜默一會子，）您不說話了嗎？

夏南傑（作謙卑狀，作放棄狀，）我不願意要您的酷烈的痛苦！（她注視他，詫異，）起初我不曉得女人的心是如此的……（靜默一會子。他離開她，低頭，如有內疚，）是的，也許……這麼一來，很不容易……但是，如果您不免痛苦……如果您只把一顆破碎的心給我……這是什麼生活！……我不願意引您到這種生活的路上去！……（沈思，）也許我實際上只給您一些興奮劑，一些誇張的話頭……（反省，）要我這裏來，停留在這裏，等候您，看見您，而不許我存一點兒希望，不許我要求什麼，這是我的能力所做不到的……至於要我走，也許可以的……現在我愛您，不止是愛您的自身……愛蓮，我可以走了……

愛蓮 您走嗎？……您到哪裏去？

夏南傑 您不必問！……完了……我的生命從此不算數了……

愛蓮 您走嗎？……卻是我當不起這……

夏南傑 謝謝您這一句話……這話可以幫助我……告別了……（她走近他，好像有人

拉她，她不能不走近似的。他傷心地說，您讓我走罷！她傍近他，啞口無言，如哀懇狀，）

您讓我走罷！……（怔怔地望她，您不能做我的妻子。（她不答，）您不能，是不是？（忽

有希望）請您答覆我！……您不能嗎？……請您只答覆我一句：「我不能」……說了

罷，教我好走……（此刻她陡然注視他。他開始快樂，同時有幾分膽怯，）您一聲不響

嗎？（伸手向她，）愛蓮！……（二人互相怔怔地望着良久，）愛蓮！……

（愛蓮的身的全部，面的全部，都只有承受的樣子。二人互視，呼吸對着呼吸，正要互相

擁抱，）

愛蓮（和緩地，很鎮靜的樣子，）當心……

(半晌。亨利走向二人，夏南傑向亨利上前一步。後來他們兩個男子止步，互相注視。一種可怕的靜默。末了，是夏南傑低頭。教人猜想他被征服。他懶洋洋地扭轉身，在黑暗的樹蔭下走去了。)

第二齣

亨利，
愛蓮。

亨利 喂！愛蓮……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愛蓮 你讓我走罷……(欲逃)

亨利 你到哪裏去？……你分明曉得你有話同我說……好說罷……你分明曉得一切都

可以同我說的……天黑了，我看不見你了……我們至少應該維持我們平日那種光明坦白的態度。好喂！把你要同我說的話說了罷！

愛蓮 我一句話也沒有。讓我過去罷。

亨利 呀！……好的。

愛蓮（走了幾步。忽止。聲噤，幾乎令人聽不見。） 你聽我說……我需要……我想要……

到巴黎去……我需要到巴黎去……

亨利 呀！……你看！你不是有話同我說嗎？……好！這是再容易沒有的了。你要到巴黎去……

……你要在哪一天走？……（靜默一會子）告訴我罷……

愛蓮 我不曉得……

亨利 明天嗎？

愛蓮 是的……（「是」字幾乎令人聽不見）

亨利 呀！……而且……你要離家很久嗎？是的，這是顯然的，你要離家很久……非常

的久……你不再回來了？……愛蓮，你要走了……（靜默良久）那麼越早越好。我要

盡我的能力做去，使你很快地恢復你的自由，越快越好……告別了……（她固執地

把頭掉過去，與他反面，使他看不見她的臉孔。他作勢要瞥見她的臉。她躲避他的視線。

他把話再說，作質問狀，像要求她一個非常的肯定。告別了……（她十分勉強地轉臉向他。她怔怔地望他，想要跟着說一個「告別了」，卻不能說，她的聲音不服從她。於是她只能冷冷地，很笨地，點一點頭，算是答應了一個「是」。於是亨利用一種確定的口氣再說：）告別了，愛蓮。（他走開，但是，走了幾步之後，又說，）呀……我以為你未必要把能令你想起我們的任何事物保存，或帶了去……但是，萬一你要保留一點兒紀念品……隨便你要什麼就拿了去罷。（走開，）

——幕閉——

第二幕

佈景：——客廳如第一幕。時已入夜。

第一齣

愛蓮，（其後，）夏南傑，

（一個橫櫃的抽屜開着，愛蓮坐在櫃前，不動，穿的是前幕的那一件衣服，孤燈映照着，）

愛蓮（突然起立，）是誰？什麼事？（擊燈，）

夏南傑（從園裏來，悄悄地入。低聲，）愛蓮！

愛蓮 您！

夏南傑 請您原諒我！……我不能離開您……剛纔我離了您之後，我打算走，打算回家……

……結果還是走不了我的全生命都在這裏……我看見所有的燈光都滅了，只剩下這一盞。我曉得這是您的燈……還有樓上那一盞……

愛蓮 那是他的燈。他在樓上，把自己關於房裏……

夏南傑 您同他說過了嗎？現在他知道了嗎？

愛蓮 是的。

夏南傑 那麼，您是自由的了？他同您說了些什麼？

愛蓮 他還了我的自由，是的……完了

夏南傑 那麼，您在什麼時候離開這裏……什麼時候您纔是我的？

愛蓮 我……我不曉得……我……明天離開這裏。我再也不能停留在這裏了……於是

我……我要到巴黎去。我預備住在我的姊姊家裏，要住許久……在那邊，我們可以常常見面，直等我完全自由了之後……

夏南傑 怎麼！完全自由？

愛蓮 總之，要等到宣告離婚之後。

夏南傑 離婚！……您願意嗎？……不，您是不願意的……愛蓮！……這是不可能的……您

竟能想到把我們下苦刑！您教我們的愛情在縣縣的期限裏度日如年！愛蓮！愛蓮！我卻不能等候您了。我需要您，像需要呼吸一般……請您想一想，我不曾得過您一點兒好處！……

愛蓮 依您說，您要我怎樣辦？

夏南傑 我要您明天就去找我！……您的姊姊家裏嗎？不行！不行！我的家！我們的家！……我

早就等候您向我說這話！

愛蓮 明天……

夏南傑 是的，明天！……您明天就去找我！於是我們離開此地……我把您領了去！

愛蓮 這是真的話！……現在還等候，實在沒有道理……我沒有想到這一層……

夏南傑 這豈是我們所應該演的戲劇！您是分明曉得的！

愛蓮 是的……是的……

夏南傑 那麼，怎樣？

愛蓮 我不曉得……一切都由您自己決定……我順着您的意思做去……

夏南傑 您明天上午就走。到巴黎之後，您就叫車運到我家去。我在家裏等您。明天晚上是

不是明天晚上您來吧？

愛蓮 明天晚上我一定到您家裏。

夏南傑 愛蓮！他想要擁抱她。

愛蓮（無力地哀求，） 唉！不要在這裏！

夏南傑（作罷，） 也罷……我也想要服從您。那麼，明天見罷……但是，在未走以前，我想

要看一看您的臉孔，這美麗的臉孔，在嘴裏答應了一個「是」……讓我看您一看罷！

愛蓮 您要看嗎？（走近燈光，）好……請看……

夏南傑（詫異，） 您的臉孔變了……您哭了！

愛蓮 我嗎？哪裏！……呀！真的，剛纔我哭了！……那沒有什麼。這沒有什麼。現在已經完了。

夏南傑 爲什麼您哭了呢？我務必您要告訴我……看您很愁……我不願意要您愁，要您苦！我只要您自由，要您幸福！您歸向我，須是歸向快樂纔行。

愛蓮 您想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很幸福，幸福！現在您在這裏的時候，我覺得一切都簡單了，容易了……好啊！此刻我毫無思想，也不反對自己，只聽命運的支配，命運決定的是什麼，我就做什麼，我是盲目的，自由的……我很幸福，您相信我的話罷！……但是，在您未到來以前，我在這裏獨自一人，夜色包圍，萬籟都靜，向這一切的事物告別……

夏南傑 愛蓮，什麼事物！……最強的是您，最大的是您，而您卻給事物感動了！……

愛蓮 這些事物就是我的自身……這是……這是……我曾經做過那麼一個婦人……不免有一時的煩惱……一個人孤獨的時候免不了胡思亂想……免不了有幾分害怕自己的影子……我也許哭過來……我記不得了……不要管！這沒有什麼……這不算數……您來了之後，我的心裏就只有您！（握他的手）您這人真好，到這裏來！

夏南傑 我就要走了！唉！讓夜色包圍您，讓您在這可怕的靜默裏……

愛蓮 唉！現在我倒很強了！

夏南傑 誰曉得我走了之後，也許您的煩惱又來……您聽我說……今天晚上我不能讓

您一人在這裏……愛蓮！您應該此刻就走！

愛蓮 您說什麼？

夏南傑 呃！我要領您走！

愛蓮 此刻嗎？

夏南傑 現在您在這屋子裏沒有什麼事情做了。您不應該停留在這裏，讓這些事物惹起

您的痛苦……淒淒涼涼地熬一個整夜，我勸您避免了罷……來罷！來罷！

愛蓮 這真是胡鬧……不……不……明天……

夏南傑 爲什麼還要把我分開呢？您瞧！（他把向着園子的門犬開。月夜無雲，天青如洗，

是夏天的夜色。）您瞧，今天晚上，天爲我們預備這多麼好的月夜……月兒在等候我

們了，在呼喚我們了……來罷！……來罷！（他努力想要拉她走。她抗拒，變色。）

愛蓮 不！我不能……請您不要說罷！請您不要說罷！

夏南傑 您不必考慮了！讓我領您走罷……辜負這時光乃是一件罪惡……我們走罷……

……愛蓮！愛蓮！我們走罷……親愛的，我的妻，明天您在我的懷抱裏醒來了……快快！

愛蓮 真的，此刻我已經自由了……（她向門口走了一步，那門真的似乎在逗引她。後來，

轉身向室內，看見燈罩放出金光，）自由……（又轉身向夜色，）自由……呀！您有道理。

領我去罷！我們走罷！先說我已經不曉得不服從您了，而實際上也許這癡癖還好些……

……而且，我們不要管！而且我再也不能停留了……您說的有理，我們不再分離更好……

（她緩緩地走向門口。剛要踏過門檻子，又止步，如有所阻，）

夏南傑 快快！

愛蓮 請等一等！

夏南傑 您發抖嗎？

愛蓮 是的，有幾分。

夏南傑 您怕嗎？

愛蓮 不是的。但是……前面的空虛……忽然間，我的腳踏不着地……一陣昏迷……

夏南傑 這種昏迷，譬如突然放出籠子的鳥兒，譬如逃出監牢的罪犯……

愛蓮 是的，是的……

夏南傑 把您的手給我！

愛蓮 手在這裏……（然而她另一手却扳着門框，）請等一等！

夏南傑 您爲什麼又止步了？

愛蓮 請等一等……只一會兒！……是的，我們就走了……但是這些事物……這屋子……

……我的屋子……您看……讓我看一會兒……只一會兒！

夏南傑 您同我說過，我這一來，已經把您的愁悶驅除了。此刻您又要自尋苦惱了！

愛蓮 有您在此，我不怕愁悶來侵了……再者，也有道一聲別離的必要……您該懂得，我

不否認這屋子……我不恨這屋子……這裏的一切我都不否認……我只走向另一個幸福，強烈的幸福……然而我在這裏已經幸福過來……您是曉得的……我愛您……您看……這裏是我年年的歷史，輕狂的，快活的，重大的，厲害的……

夏南傑（責備的語氣，） 我呢，我只有我對您的愛情……自從我認識了您之後，以前種種的歷史都消滅無蹤了……

愛蓮 我呢，我老了，親愛的。

夏南傑 死了的年華不算數。

愛蓮 我進來的時候是一個女孩，

夏南傑 請您只想現在您是一個婦人！（試輕輕地拉她走，）

愛蓮 我在這屋子裏成熟了……我變了，進化了……

夏南傑 一切都從今日始！

愛蓮 在這屋子裏，我失去了一個四歲的兒子。

夏南傑（放手，詫異）您嗎……（聲音較低）真的，人家同我說起過……我記得了……

愛蓮（沒有聲音，半晌。心裏糊塗的樣子）您早已忘記了！

夏南傑（忽然慚愧，難爲情）您並沒有提起……

愛蓮（傷心已極，作反語）我沒有提起，真的，不錯……

夏南傑 然而，對我……

愛蓮 我本來預備把他的幾張小照帶走，剛纔您進來的時候，我把牠們擱在一旁。（在桌

上拿起小照，緊緊地捏住，）現在您懂得我爲什麼哭了吧？請您走近來……在這黑地

裏我看不見您……現在卻是我需要看您的臉孔了……一個男人的臉孔是這樣的

無情！（她細看他很久，活像是第一次見面似的，）說也可怕，您不能曉得這樣的一件

事情……說也可怕，您這樣的了解我……

夏南傑 我哪一次看見您的面不是很快的，很不清楚的？

愛蓮 這是真的話……我們見面的時間很少……我的心不住地對您說話，而我的口卻

幾乎不曾同您說過一句話……您不了解我……我的事情您一點兒也不曉得……

夏南傑（總想要拉她走，）爲什麼您自尋痛苦呢？……傷心的事不要提罷……過去的

事令您傷心……您不要念起他罷……不要把他放在心上罷！

愛蓮 過去這種事也會過去的嗎？……自從我做了世上最不幸的婦人之後，一切這些都

在眼前……這些事情時刻在我心頭……有這些事情然後有我……您所拿去的也

只是這些事情……（室中諸物引起她的愁心，她怔怔地四面望了許久。）

夏南傑（莊重地，）愛蓮，我要求在您的心裏佔一個自由的位置，整個的位置……我想

將來是我充滿這位置的……（她注視他。他悲愁而多情地，用責備的口氣，）您要我

幫助您回憶當初，而我恰想要無論如何使您忘記一切……（愛蓮把捏着的小照放

回桌上。他熱烈地說，）我愛您……您不覺得這一句話裏頭有多少生命的力量，革新

的權威嗎？……來罷！來罷！

愛蓮 不！不！明天……

夏

夏南傑 愛蓮！

愛蓮 我明天去找您，這樣好些（看見他不肯的樣子，）起初您自己也說過，叫我明天去找您的！

夏南傑 但是後來您已經覺得這是不可能的，我們非現在就走是不行了！

愛蓮 不！不！這是我糊塗了！像我這樣一個婦人決不能如此在夜裏悄悄地走了的！……親

愛的，您不要害我！……您讓我在白晝裏走罷，這纔是應該的……再者，請您想一想……我們總免不了人間的生活……我總還要預備行李纔行……

夏南傑（不復固執，然而十分痛苦，）呀！您真是理智的！

愛蓮 明天見！……此刻您走罷！……究竟我要求您些什麼？……只要求您幾個鐘頭……

明天我們就成事了！……只是一刹那的工夫……我把整個的生命給了您，您給我幾個鐘頭也可以嗎！？

夏南傑 您愛我嗎？

愛蓮 我愛您。

夏南傑 明天見……

（他走了。她舉目四顧，有煩惱而無聊的神情……她打寒戰……門開着，她在闖上站了一會，不動……後來，她向外走一步，抬頭望樓上，怔怔地呆了一會……然後復入，把門關上。走向另一門，此門向內室開着。她叫：）亨利……（後來，又高聲些：）亨利……（她聽見他的腳步，於是她走回臺前，作心驚狀，）

第一齣

愛蓮，
亨利，

亨利（衣服不整，容色頹唐，） 什麼事？您要我做什麼？

愛蓮 請您聽我一句話……只一句話！

亨利 你的話不都對我說了嗎？我的話不都對你說了嗎……我聽你說。什麼事……我請

你快說了罷！

愛蓮 好……你曉得這裏頭有……這櫃子裏頭有我所保存的好些東西……你記得嗎？

……有些小物件，又有他的一切的照片……

亨利 那麼怎樣？

愛蓮 那麼，我……我想起……我希望你曉得一切都在這裏……我一件也不拿走……

我都留下給你……你看……都在這裏……

亨利 呀……我不懂……你因為這個，所以叫我來嗎？

愛蓮 我不能把你這些東西拿走。我曉得這不是我所應該有的。我的身邊沒有牠們的位
置了。

亨利 呀！原來你留下來爲的是我……那麼，你可以拿走罷。我不要！

愛蓮 怎麼！你……你不要……他的照片嗎？

亨利 這屋子裏的東西，什麼我也不要……你，你自以爲你忘記了一切，你却要我不忘

記！你所拋棄了的東西，要我都當做寶貝！……好，請你不要希望我罷！我也要忘記一切！

愛蓮 唉！我懂得……這是自然的……我懂得你對於能令你想念起我的東西都不願意

要，而且要詛咒呢……但是，至於他……這是不可能的……他呢，他沒有害你……

亨利 够了！住了口！我已經答覆你了！說也奇怪，却是很固執地逗引起過去的事情……死

了的，算是不會生，算是不會存在……完了，我們的兒子死了……他死了……他死，却

是你的好機會！

愛蓮 唉！

亨利 這樣纔恢復了你的自由……你去創造你的新生命罷！快去罷！而且請你讓我忘記

了我的生命……我們二人之間，沒有什麼經過！從前的歷史一筆勾銷！生命從前明天

開始。我不認識你。你走罷！走！

愛蓮 你放心！我就走……但是，你爲想要懲戒我，要使我痛苦，纔說這些話，是不是？世上有

些回憶是不能否認的，真所謂深入骨髓……你究竟不能使他的影子不存在在你的心

上啊！

亨利 就是有，我也要拔除了！呢，他的影子與別的事物的影子都要拔除了的！因為一切都給你毒殺了……只有最後的一分鐘纔算數！此刻我從這最後一分鐘裏頭透視過去，一切其餘的都可以給我看見……然而我同你說，我是要拔除了一切的！我要我的心懷成爲太空！

愛蓮 你的心真狠！你的話何等令人難堪……這是你的小兒子……請你記起從前你

所說的：「我的小兒子」！你不能忘了他……你太愛過他了……請你記起……亨利！

……亨利……請你記起！

亨利（痛苦而成拘攣狀，）呀！這是不可忍的……够了！够了！住了！不要傷了我們的腦筋！你弄得我好痛苦！（他嗚咽地哭，是男子的嗚咽，有幾分粗暴，）

愛蓮（在她的淚容上，忽現一種快樂的光彩，）呀！你看……你分明曉得他還在你的心頭，你不能撇開他！

亨利 是的，是的……現在我明白你的用意了！你生怕我的痛苦不夠……？
？是不是你想

要看見我痛苦嗎？……好，那麼，你該是心滿意足了！此刻已經够了！……你讓我去罷！

愛蓮（心靈上的大痛苦的呼聲，） 等一等！

亨利 到底你要我怎樣？……到了這時候，你的兒子還做得什麼？……關係不在乎過去，只

在乎現在！關係不在乎你的兒子，在乎我們！到底你不再提你的兒子好不好！

愛蓮（上前纏住他，） 你聽我說，我說的是他……而我心裏想的是我們……亨利……

請你記起！……當年我並不這樣疼兒子啊！……

亨利 那麼，你有什麼話說我們的？……快說！

愛蓮 我不曉得……但是我需要同你說話……我們太匆忙地就分離了亨利……剛纔

你是看得出來的，在花園裏……我是……我那時不能說話……我並沒有願意這樣

就走了，我還要同你說……

亨利 當然啦！……我們分離得太乾淨了，沒有醜惡的現象……你以為還不夠……所以

你要大家哭，鬧，吵起來……

愛蓮 不，我要聽你的聲音……你同我說話罷……你說的話是我所應該愛的……說罷

說罷……

亨利 我們說了那一番話，你還不能走嗎？這種廉恥你也沒有嗎？

愛蓮 我試過了……而我做不來……

亨利 爲什麼？

愛蓮 我不曉得……我做不來……

亨利 呀！他注視她，半晌，）你要我說什麼呢？……也罷……我們本可以用不着吵鬧，用

不着這一場痛苦，而你偏不肯避免！……（愛蓮哭。他再說，聲氣變和緩，）我曉得了，你

想在未走以前，要向我表示你傷心……我猜着了吧？……現在……（欲出，）

愛蓮 請你不要走！（他回身，）我害怕……你不要丟我自己在這裏……（他高傲地審

視她，詫異，）請你留我！請你保存我！亨利！我是你的妻子！

亨利 你不記得有另一個人等候你，你已經許給另一個人了嗎……我們沒有什麼關係了！

！你走罷！你不是我的什麼人了！

愛蓮 如果你相信是如此的，你就趕我走罷……我服從你，你可以任意處置我……但是，

我哀懇你考慮一吓子！……亨利，請你想想你將來怎樣！……至於我，離了你就算是

失了我……沒有你，我簡直不成爲我……我是你的一部份……沒有你，就沒有我

了……

亨利 然而到底是你要走的啊！你不是愛上了他，還肯立意要走嗎！？

愛蓮 我曾經立意要走……這是真的……

亨利 你看你曾經愛上了他了！請你答覆我！喂！你愛上了他了，是不是！？

愛蓮 我不曉得……「愛」字是怎麼講的……我遇了一陣狂風，誤認了自己，竟給風刮

了去。我不曉得是什麼渾渾冥冥的東西把我激奮起來，拐了我走，留給我的只是恐怖

與不定的心情……如果這樣叫做「愛」，那麼，我是愛過他的……然而我是沒有愛

過他，因為我終於不能跟他走……亨利，我沒有說謊。我在你跟前過的是光明的生活。現在你自己判斷去罷……憑你決定罷……至於我呢，我所能說的乃是我受了不少的痛苦……你不曉得，這兩個月以來，我受盡了痛苦了！

亨利 這一切都是空話！我看見你風狂了，心亂了！這男子現在隔開了我們，永遠也隔開了！我想要聽你的話，而我實在做不來了！我們中間已經有了裂痕……因為你既然自以為愛過他，就是愛過他了……現在就假定你不愛他了，你教我怎能忘記了你已經愛過他呢！

愛蓮 唉！假使你要做，就做得來！因為在這種愛情之中，其實沒有什麼愛情……當時我想起我不像從前愛你了，你不整個是我的了，同時便覺得孤單孤單！你不曉得，在我最風狂的時候，最興奮的時候，同時我是怎樣的覺得孤單……我曾經要同他說起……好，現在我同你說了。你聽我說。請你相信我的話……一個人在這種愛情裏頭是覺得孤單的……剛纔我再看見你那麼心硬，那麼痛苦，我已經懂得我愛你，我就是你……唉！

我們二人都幸福過來，也都不幸過來……你了解我。你是我的家庭。你是我……我此

劉大覺悟了：假使我果然跟他走了，一定不能真的做他的妻子，他一輩子也只有另一個人的妻子在他身邊……他有時候自己也感覺到這一層……喂！現在，既然這一個

字擾亂你的心懷，我請問你：這蹂躪我的兩種力，哪一種是愛情？你以為哪一種應該叫做愛情……你不回答我嗎？……你不說話嗎？……（煩惱地）亨利！

亨利 這因為……我自己不曉得我現在是怎樣的……我不曉得我心裏想什麼……只曉得你害我痛苦了，我只有痛苦……如此而已。
（手執新書目和書）

愛蓮 痛苦到這地步嗎？真的嗎？……然而今天晚上，當我同你說起的時候，我們宣告長別的時候，你的神情卻那樣的安靜！

亨利 唉！這因為我早已想到這收場……早已預備好了我的態度……再者，在最後的關頭，往往有一種驕傲的心理救了我們……但是，當我獨自一人在樓上的時候，只有我與我相對的時候，人類的愛佔有，愛管領，愛鬭爭，種種的本能都露出來了……呀！這真

不是快樂的事！

愛蓮 亨利！

亨利 險些兒不把我氣死了，痛苦死了……後來我勉強自制之後，所得的結果只是失敗

……我那時不愛你了，是的，不錯；然而我也不愛我自己了，愛蓮……這一場戰爭之後，我失了我驕傲與我的嗜好……男女原是有連帶性的……

愛蓮 那麼，你永遠不能原諒我了嗎？

亨利 你分明曉得我又開始對你說話像對我自己說一般了，我的心事又盡情向你披露了！

愛蓮 那麼……你留我了？

亨利 那麼……你不走了？

愛蓮（踴躍上前抱他，） 亨利……

亨利（不由自主地推開她，） 不……這不行……等一等……稍爲等一等……等一等……

愛蓮（失望地）呀！你不會忘記了的！你恨我了！

亨利 不，我不恨你……我不恨你，你信我的話罷……甚至於想起的時候……（他游移

不語，怔怔地望着她，繼續地多情，然而有幾分膽怯，）不，我不恨你……（後來，表示尊敬與贊賞之意，）你已經好好地維護了你自己了。（愛蓮的容光煥發。然而亨利感觸

舊情，臉色忽青，）但是再遲些罷……讓我有恢復精神的時間罷……你上樓去罷。你

息去罷……我還有幾分心迷意亂。這沒有什麼。就好的了……不久就好了了……讓

我歇一歇……去……去……你不必照料我……（愛蓮後退，離開亨利……他坐下，

十分疲倦，以手捧頭。半晌。愛蓮遠遠地站着不言不動。末了，亨利抬頭。起立，四顧，如初出

深淵。愛蓮不動，却打寒戰，給他瞥見。）你在這裏嗎？……你在這裏做什麼？……噤！上樓

去罷！你的臉孔全白了！……你支持不住了……快上樓去罷。你勉強睡一睡纔好……

此刻該是夜深了……天快亮了……唉！你休息去罷……天氣冷得很……你在這

裏，穿的很薄的衣裳……而且門還沒有關呢！……（愛蓮懶洋洋地走了一步，欲退。他

把對着園子的門關上。等一等。你先在這兒坐一坐罷。

（他在火樹前的一個箱子裏取出一把松枝。她怔怔地望着他做，詫異而且耽心。）
 愛蓮（聲音帶恐懼意，）唉！……你預備做甚麼？……你要升火嗎？

亨利 我燒些松針……你冷得發抖了！

愛蓮 唉！這本來用不着升火啊！（他跪在火樹前。她膽怯地走近他，）那麼，給我！讓我來做。
 亨利（冷冷地，如不着意，）不。

（她退，覺得他不用她，很難爲情。他起立，同時火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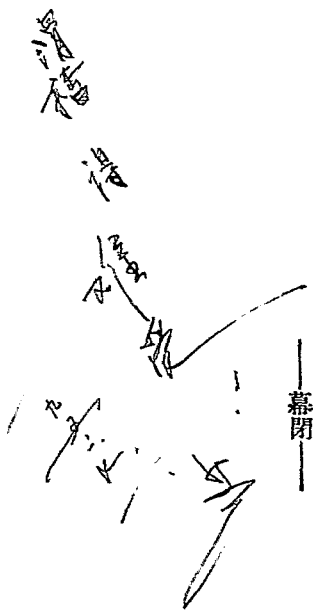
愛蓮 我累得你好苦！

亨利（仍冷冷地，）請坐。（她游移，含淚。亨利又像命令般她說，）請坐！（她膽怯地聽從）

你取暖罷。

（她坐在火前，給火照得滿面通紅。他走開，欲出……愛蓮忍着嗚咽，終於不能忍，周身顫動……亨利止步，注視火前的頹唐的身體……他走近她，在她身後站了一會。起初

還遊移，終於把身俯下，忽然間，激烈地，然而多情地，雙手捧着她的頭，先在她的頭髮上
一吻，然後吻在她的頸上，不復抬頭。她掉過身來，熱烈地，把眼淚浸透了的臉孔向他一
送。他把她像一個小女孩一般地擁入懷裏。



Handwritten text in Arabic script, likely a title or signature, positioned at the top of the p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二二六四四)

世界文學名著 愛 一 冊

Aimer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Paul Géraldy

譯述者 王 了 一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二四五七上

(本書校對者印頌文)

校

